

河南通志



河南通志卷之十四

河防三

河防考

〔明〕太祖洪武八年正月河決開封府大黃寺隄百餘丈  
詔河南叅政安然集民夫三萬塞之

洪武十一年十月開封府蘭陽縣河決傷稼詔免其  
租

十一月開封府封邱縣河溢詔免其租

洪武十四年七月河決原武祥符中牟諸縣

洪武十五年二月河南水災人饑命駙馬都尉李祺  
往賑之

洪武十六年六月河溢滎澤陽武二縣

洪武十七年正月彰德府臨漳縣河決於磁州築堤以障之

八月河決開封府東月堤自陳橋至陳留橫流數十里又決杞縣入巴河命戶部遣官督所在有司塞之  
洪武十八年九月詔修黃河沁河漳河衛河沙河諸隄

洪武二十年河決開封府城自安遠門入沒官民廨宇甚衆

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河南河水漂沒民居命賑恤之又西華等縣雨水暴溢溺民田饑甚命賑之

是年詔築歸德府鳳池河防

河決鳳池漂沒居民夏邑永城更甚有司不以聞民詣闕訴之故有是命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開封府陳留睢州歸德夏邑甯陵河水暴溢被患者千三百七十四戶遣官往賑之未幾陳州項城亦奏河溢民饑仍遣官賑之

是年河決原武之黑洋山東經開封府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縣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河決開封府之陽武縣浸淫及於陳州中牟原武封邱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縣有司乞發軍民修堤防詔免今年田租

十月發開封等府民及安吉等十七衛軍修築陽武縣河防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罷開封府馮陵十字河龍堂快

活林傘兒三里萬龍及陳州東橋凡八牓

是年詔修宜陽河防

先因洛水泛溢宜陽漂沒田廬殆盡至是藩臣請修命預治磚石俟農隙時爲之

洪武三十年正月詔除黃河兩岸河泊所魚課

先是河決懷慶府州縣民人貧困上命除懷慶而下至正陽河口黃河兩岸魚課聽民採魚給食

八月河溢開封府

時城三面受水將浸及軍儲倉巨盈庫詔令於滎陽高阜處築倉庫以待之

十一月蔡河南徙入陳州

先是河決由府城北而東行至  
是下流淤塞故又決而之南也

成祖永樂元年八月修安陽縣隄

九月工部言陳州西華縣沙河水溢冲決堤堰以通  
黃河傷民禾稼乞趁農隙量起民丁修築從之

永樂二年五月修孟津縣

九月修武陟縣馬由隄岸又河南守臣言開封府城  
爲河水所壞命發軍民修築之

十月河水溢命城池有缺者卽修之

永樂三年二月河決馬村隄卽時修治

永樂四年八月修陽武縣黃河隄岸及中牟縣汴河

北隄

永樂五年三月瀋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  
出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北逕衛  
輝城下八大名府濬縣界迤邐入海南距黃河陸路  
五十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方所運  
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按此未開會通之先糧由陸運至彰德  
府故唐順此言爲上策今則無用矣

七月黃河泛溢河南傷稼

十一月彰德府湯陰縣河水泛溢沒民田一百九十  
一頃有奇免其租

永樂六年正月武陟縣知縣言去年淫雨沁水衝決  
隄岸自縣東關至北賈村等處宜及時修築從之



永樂七年正月陳州衛言河水冲決城垣三百七十六丈護城堤岸二千餘丈請以軍民兼修從之

永樂八年五月至八月淫雨黃河泛溢壞開封舊城被患者萬四千一百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遣戶部安撫之

十二月守臣言汴梁河決壞城二百餘丈宜及時修理卽遣往視

永樂九年二月修武陟縣沁河決口

三月浚河南黃河故道遣工部侍郎張信相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故道岸與今河面平浚而通之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

進詔發民丁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  
率運木夫同侍郎金純開浚丁夫給糧賞且蠲今年  
田租又遣定國公徐景昌以太宰祀河戶部侍郎古  
朴祭河南境內山川時工部尙書宋禮督工開會通  
河遂命兼董之至七月乙酉訖工自是河循故道與  
會通河合而河南之水患息矣

四月命戶部開河有自願効力開疏民丁一體給糧  
賞免租稅

七月遣官視親開黃河堤岸舊爲水所溢悉增築之  
永樂十年四月宋禮奏臣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  
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堤岸恐

冲突不免臣視會通河至魏家營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土河則無漫衍之患又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益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大沽河入海凡四百五十里約用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六月鄆陵臨漳二縣驟雨河水壞堤岸沒田禾又陽武縣河決中鹽堤二百二十餘丈漫流中牟祥符尉氏諸縣遣工部主事藺芳按視回奏堤當急溜之冲夏秋雨水泛漲往往決阨請以新開河岸捲土下埽樹椿捍禦之庶不至重爲民害從之

九月工部主事藺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  
惟河爲甚今於中灤分導河流使由故道北入於海  
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止用蒲繩泥草  
不能經久臣以爲若用木編成大圍若攔卷然置之  
水中以椿木釘之中實以石却以橫木貫於椿表牽  
築堤上則水可以殺隄可以固詔從之

按芳與張信同用木圍卽王延世竹絡  
遺法皆有成功古人之法不可不知也

永樂十一年八月遂平縣河決堤岸漂民居壞田稼  
遣官撫視修築

十月修滎澤縣大賓河堤

永樂十二年八月河溢壞開封府土城二百餘丈遣

官修築

九月修武陟縣郭村馬曲等土堤五百餘丈

閏九月因河患徙陳州馬驛於沙河北岸

是月修開封府土城百六十餘丈

永樂十四年七月河決開封等府十四州縣

永樂二十年十月工部言開封府仁和門外土城離  
黃河五里餘河自邊村經獨樂岡南入淮比河決而  
西蕩齧城堤雖屢修築旋復冲決宜浚故道以弭災  
患從之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河溢祥符陳留鄆陵太康陽武  
原武諸縣傷稼敕免田糧遣官賑卹

宣宗宣德元年七月黃汝二河溢開封府之鄭州及陽武中牟祥符蘭陽滎澤陳留封邱鄆陵原武九縣南陽府之汝州河南府之嵩縣漂沒廬舍田稼

宣德三年九月河溢開封府之鄭州祥符陳留滎陽滎澤鄆陵杞中牟洧川十縣免其租

宣德五年十月南陽府山水漲冲決河岸淹没人畜詔蠲其賦

宣德七年六月巡撫侍郎于謙奏開封府祥符中牟尉氏扶溝太康通許陽武夏邑八縣去年黃水冲決堤岸淹沒民田乞豁除租稅從之

宣德九年正另新鄉縣知縣許宣言比年沁河水溢

冲決馬曲灣經獲嘉縣至新鄉水深成河繞城垣城北又滙爲潭蓋因馬曲灣堤岸不堅所致乞令懷慶府督工堅築上命工部議工以時興役

英宗正統元年七月河決開封府堤岸傷稼

正統二年四月巡撫于謙奏開封彰德河南懷慶衛輝五府所屬州縣自去年閏六月以來天雨連綿河水泛溢其糧芻乞爲免除從之

九月開封府陽武原武滎澤三縣秋雨河漲決堤岸三十餘丈發民二萬軍七千修築

正統三年七月巡撫于謙奏開封府陽武縣河決武陟縣沁河決直隸廣平順德二府亦奏漳水決俱傷

禾稼遣官覆視且修築沁河堤

正統四年六月淫雨開封衛輝彰德三府河漲漂民  
居傷稼命戶部遣官覆視以聞

正統五年七月開封彰德諸府自五月至七月淫雨  
河漲命遣官覆視以聞

正統八年七月久雨黃汴二水溢壞堤堰甚多詔隨  
宜修築

正統九年七月開封衛輝懷慶三府河溢

正統十年九月河決金龍口陽穀堤張家黑龍廟口  
命亟修之

十月睢州祥符杞陽武原武封邱陳留安陽臨漳武



安湯陰林縣涉縣河決淹沒民田無算敕河南三司率夫修之

正統十二年七月河決滎澤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正統十三年五月河決陳留縣金村堤及黑潭南岸

既築復決命軍夫協力修築之

七月河決河南八柳樹口

在衛輝府新鄉縣

漫流山東曹濮

抵東昌壤沙灣等堤傷民田廬無算命工部右侍郎

王永和往視發工修築

河自正統十三年決陳留金村堤徙經開封西北滎

澤縣孫家渡口入汴河至壽州入淮是年又溢滎陽

東過開封城西南經陳留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  
東北而達於淮焉至景泰七年始塞沙堤之缺而張  
秋運道復完按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而後則決  
於瓠子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入海至元成時

河始決東郡分流於博州後又決平原決渤海決信  
都皆東北出青冀之境以達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  
以及宋初並鮮河患迨仁宗時始決大名神宗時始  
決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樂分  
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黃  
河入淮自茲濫觴矣舊黃河在開封府城北四十里  
至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故道遂淤至是又決  
滎陽縣過開封府城之西南而城北之新河又淤自  
是汴城在河北矣隋唐以前河自淮自淮各自入  
海宋中葉後河合於淮以趨海此古今河道遷徙之  
大變然前代河決不過壞民田廬而已今之河決則  
併妨漕運而關國計故治河視前代尤急本續文獻  
考通

正統十四年三月工部右侍郎王永和言黑洋山西

灣已通水從泰通寺資運河東昌則置分水閘設三

空泄水入大清河歸於海八柳樹工猶未可用沙灣

堤宜時啓分水二空瀉上流庶無後患從之

景帝景泰三年四月遷原武縣

先是河決治城俱淪沒古卷縣址去舊治十餘里地頗高故遷之本明景帝實錄

景泰四年六月巡撫河南王暹奏黃河舊從開封府

北轉流東南入淮不爲害自正統十三年改流爲二

一自新鄉八柳樹決由故道東經延津封邱入沙灣

會通河一自滎澤漫流原武開封由扶溝通許洧川

尉氏臨潁鄆城陳州西華項城太康等處皆經六七

州縣約有二千餘里而開封爲害尤甚雖築堤三十

餘里然沙土易壞不卽修築必及城垣請於不被災

府衛州縣起倩軍夫倍築大堤以防後患從之

七月開封衛輝南陽三府各奏淫雨連綿河水泛溢

乞免租稅遣官覆視

八月戶部養病主事鍾成奏黃水冲決被患莫甚於原武北自舊黃河黑洋山界南自古汴河陳橋鋪界相去五十餘里水皆灌浸縣治居其中於今已六七年矣男欲耕而無高燥之地女欲織而無蠶桑之所乞敕有司疏濬築塞以消水患轉運隣近糧儲以備賑濟從之

是年命官塞沙灣決口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復於開封府金龍口銅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

景泰六年六月河決開封府高門堤二十餘里詔修

築之

景泰七年河決彰德府

英宗天順元年三月工部奏河南祥符縣護城大堤衝  
決千餘丈不卽修築恐妨城垣請令三司於無災州  
縣起大修築從之

十月黃河泛溢原武滎澤二縣田禾淹沒命戶部覆  
視

天順三年戶部奏開封府所屬祥符等縣天順二年  
河水沒民田一千六百三十二頃應免秋糧從之  
天順四年六月雨河溢決堤傷稼令官覆視

八月河南都指揮使奏請修築開封府土城從之

天順五年六月霖雨黃河漲七月初四日決汴梁土  
城至初六日復決磚城北門城中水深丈餘官舍民  
居一空藩府宮眷各乘筏避城外高處民死者無算  
許州襄城亦奏水決城門淹沒官民廬舍命工部侍  
郎薛遠設法築塞疏濬撫卹被害之家於是年九月  
十二日起工至明年二月二十六日輟工

九月雨彌旬河溢開封南陽河南懷慶衛輝汝寧六  
府宣武河南睢陽三衛漂居民田舍命戶部覆視以

聞

是年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  
獲嘉縣之流絕水禹貢錐指

天順七年二月布政司照磨金景輝考滿至京奏黃

河國初在封邱後徙康王馬頭去城北三十里復有  
二支河一由沙門注運河一由金龍口達徐呂二洪  
入海正統戊辰決滎澤轉趨城南并流入淮舊河支  
河俱堙漕河因而淺澁景泰癸酉因水逼城命築堤  
四十餘里勞費甚大而水發輒復傾潰然尚未至決  
城壕爲人害也至天順辛巳水暴至土城旣決磚城  
遂崩公私廬舍盡毀男婦溺死不可勝計皇上憫視  
元元遣三部臣薛遠往治雖稍平復而人心尚爾疑  
懼臣惟黃河四瀆之宗天下之小莫大者也今不循  
故道而併流入淮是爲妄行爲今之計在疏導之以  
分殺其勢若止委之一濬仍舊堤防之策恐開封終

爲魚鱉之區矣。不此慮者，或謂疏濬之事，勞費不任，殊不知欲爲長久之計，惟勞費弗定，計不愈於累年修築之勞費哉。或謂濬河不如築城，此尤其妄者。城爲民設，水患不息，長因未已，城何爲焉。又況所費不貲，豈易爲哉。臣愚則始於濬，惟疏濬之是計也。乞敕該部計議。移文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賈銓，令所在三司先以金龍口河開浚，實濶俾水通流，以接漕河，仍相度舊制，或令有泄水之處，講求古法，斟酌時宜，而興工。毋挑不憂，諱其速成，務爲經久之計。合用軍夫皆給以器具口糧，毋勞而弗怨，費而弗傷。何水患之不息哉。工部以其言頗合，尋議請敕吏部如例陞擢。



卽命往同河南管河叅議何陞如其言而行之仍命  
右副都御史賈銓總督而責其成功從之

憲宗成化十四年春河決祥符縣杏花營

七月河決延津西冪村泛溢七十餘里又明年徙之

縣南

河自延津南徙入封邱而延津遂無河矣本禹貢雖指

家  
九月黃水冲決開封府護城堤居民被災者五百餘

十一月巡撫李衍奏河南地方累有河患者皆由下  
流壅塞以致冲決宜自開封府西南隅新城下抵梁  
家淺舊河口七里疏浚壅塞以洩杏花營上流水勢

又自八角河口直抵南頓分道散漫以免祥符鄆陵  
諸縣睢陳歸德諸州淹沒其冲決堤口則俟水落之  
日興工修築

成化十五年正月遷滎澤縣治於北丁舖以避黃河  
水患

成化十八年五月河溢開封府州縣沒禾稼

六月河南諸水皆溢

孝宗洪治二年五月河決開封府黃沙岡蘇村野場至  
洛裏堤蓮池高門岡王馬頭紅船灣六處又決埽頭  
五處入沁河郡縣多被害而汴梁尤甚時議遷汴城  
以避水患巡按御史陳寬等奏曰黃河之水自古爲

患所以禦防之者亦惟修築堤岸耳今幸下流冲決  
分爲數派徐圖修塞豈無善策固不必多穿漕渠分  
殺水勢亦不宜輒議遷城搖動人心况當饑饉之餘  
公私匱乏百爾財力於何仰給於是遷城之議不果  
行

是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入運河而江荊口并  
陳留通許二縣俱淤命官治之

是年河決支流爲三其一決封邱金龍口漫於祥符  
長垣下曹濮冲張秋其一出中牟下尉氏其一泛濫  
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宿遷命刑部尚書白昂  
治之役丁夫二十五萬遂塞金龍口於滎澤開渠導

河由陳潁至壽州達於淮又築渠堰於徐兗瀛滄之間以殺河勢

洪治四年十月黃河溢命有司量賑開封懷慶二府及歸德宣武睢陽三衛被災之家

是年河決蘭陽

按河之入海自碣石而千乘自千乘而入淮至是又由汴矣河之三大遷也本河志

洪治五年河溢汴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又決金龍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侍郎陳政督夫九萬治之弗績

治六年二月侍郎陳政卒於任遂命左布政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總理河道事往治之大

夏疏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十餘倍縱有堤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奈水勢已逼尤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堤十存八九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所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仍於張秋鎮南北各造滾水石壩一座俱長三四十丈中砌

石堤一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久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再東決壩可以泄水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下且免濟寧一帶闡河險阻尤爲便利洪治七年九月給事中孫儒奏黃河雖遷徙不常然其勢北高南下至成化間始南高北下今欲治之先自丁家道口濬其南岸廣二三仞以容狂瀾復濬桃源宿遷深三四仞以殺水勢開符離歸德使其勢北高南下沿張秋而上以竿測之於其淺處樹木橫箔

下石築土以攔上流又恐明年春水泛漲冲決土壩  
先於張秋迤西開曠之處挑濬湖蕩以畜潦水然後  
於其決口厚築堤岸修砌石崖爲便請下治河太監  
李興平江伯陳銳與劉大夏酌行從之

按是年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劉  
大夏治張秋河十二月築塞決口成功

洪治八年二月築塞黃陵岡及荆隆等口七處旬有  
五日完工河復南流故道

洪治十一年河決夏邑縣太邱田村等集巡蕭縣出

徐州小浮橋

洪治十三年六月河決李家楊家等口橫流曹單等

處

洪治十九年河決睢州之野雞岡由汴河入淮於是  
開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閱二年復淤

武宗正德四年河溢皮狐營決曹縣溫家口馮家口等  
處又北徙至儀封小宋集而決黃陵岡埽壩溢入賈  
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隄循運河大隄東南行  
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南注命官塞

治

工部侍郎崔巖於祥符董益口寧陵五里鋪各開地  
四十里引水由鳳陽達亳州又浚孫家渡故道十里  
引水由朱仙鎮至壽州而各入於淮疏賈魯舊河四  
十餘里以殺水勢築梁靖口下埽以防冲決會霖雨  
暴漲臺埽盡壞巖尋以憂去命李鏗代之鏗築長堤  
自大名至沛縣三百餘里又自滎澤抵永城縣疏通  
河道以防潰決亡  
何以兵荒召還京



正德七年九月以右都御史劉愷總理河道愷築大堤起魏家灣亘八十餘里至雙堦集又續堤三十里正德八年劉愷奏河決黃陵岡率衆祭告越二日河南徙山川效靈祚我國家如此因遣愷祭河伯之神賜愷羊酒愷於修河之役束手無策因歸功於神以獻詔諛

正德十年六月以僉都御史趙璜爲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璜於滎澤縣東濬分水河鄭州西鑿須水河疏亳州河渠至是水勢漸平

世宗嘉靖五年十二月以章拯爲工部侍郎兼僉都御史會官治河時御史戴金奏黃河入淮之道有二

自中牟至荆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經  
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收集鴛鴦口徐州出小浮橋  
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府城南飲馬池至文家集  
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洪治間黃河變遷渦河曰河  
堙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若自小壩至宿遷一帶並賈  
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逐一挑浚則趨淮之  
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可以少殺矣又提督漕運  
總兵官楊宏亦言徐州上流若歸德州小壩河丁家  
道口河亳州渦河宿遷小河等處俱有黃沁分流支  
派故道宜於此開浚或有捷路可開亦從其便庶可  
以分殺水勢也詔俱下工部議覆將戴金楊宏所奏

事宜斟酌應築應浚選委司府勤能宜負鳩工庀事  
以濟漕運

嘉靖七年總督河道右都御史盛應期奏開濬縣  
趙皮寨白河一帶分殺水勢用工四月弗績坐免

嘉靖八年命工部右侍郎潘希曾兼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總理河道希曾言河南儀封縣河患已寧管河  
主簿宜革孫家渡口已浚通請於鄭州增設判官一  
員專駐其地以防復淤從之

嘉靖十一年六月大水溢孟津縣城圯乃議遷於舊  
城西二十里聖賢莊經始於甲午春二月訖工於夏  
五月

嘉靖十四年十二月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天和條議  
治河事宜其一自河南原武縣王村厥增築月堤一  
十里其一孫家渡自正統時全河從此從洪治時淤  
塞隨開隨淤卒不能通今趙皮寨河日漸廣若再開  
渡口傍入渦河不惟二洪水澀恐亦有墜壑之憂當  
如舊閉塞其一蘭陽縣銅瓦廂且河不遠再濬  
河勢難與爭既已趨北不能復從東注也其一於祥  
符縣之磐石口蘭陽縣之銅瓦廂考城縣之蔡家口  
各添築月堤臣以爲黃河之當防者惟北岸爲重其  
堤岸去河遠者間或僅存而瀕河者無不決當擇  
其中去河最遠大埽及去河稍遠中堤場者增修決

者補完斷絕者接築使北岸七八百里間聯屬高厚  
但工役甚鉅而時詘民貧當以漸修舉上從之

黃河先年由蘭陽縣趙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明長

垣曹蕭等縣以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蘭陽

縣儀封歸德寧陵睢州夏邑永城等州縣流經鳳陽

地方入淮其歸德蘭陽等州縣水患頗大本李如圭

治河  
疏畧

嘉靖十六年七月命遷夏邑一縣城以避河患

是年鑿地邱店野雞岡等口上流河四十餘里

嘉靖十八年正月河道都御史胡纘宗疏議於睢州

考城地方新開孫繼口孫禮口各黃河支流處另築

長堤及將考城馬牧集等處修堵決口堤務築高廣

堅實密栽榆柳護之疏入下工部議行

嘉靖十九年濬孫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五十里

是年河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大涸兵

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

役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尋淤

嘉靖二十一年又鑿野雞岡上流李景高口支河二

導河東注以濟二洪

嘉靖二十四年河決野雞岡南至泗州合淮入海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於趙皮寨等處穿支河修築堤

防以河決曹縣故也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遣侍郎吳鵬視趙皮寨孫家渡

二支河

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巡撫章燠議於翟家口大開河口以救其勢別挑支河培築堤岸以圖永久部議不行

穆宗隆慶四年四月以兵科都給事中溫純言更命河道都御史加提督軍務職銜以南直隸之淮揚賴徐北直隸之大名天津河南之睢陳山東之臨沂及添設曹濮諸道各兵備官屬焉

隆慶五年十月以河南山東大水命工部申飭管河官經理上流以防衝決

隆慶六年七月詔均派山東河南河夫於各州縣勿偏累瀕河地方

十一月侍郎萬恭言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貢運全資河道徐州以上河廣廣則水有所滙而滎洄徐州以下河狹狹則水無所容而泛溢故欲河不爲暴莫若令河專而深欲河專而深莫若束水急而驟束水急而驟使行地中舍堤別無策也前都御史潘季馴議開一百里故道給事中雒遵議築三百里長堤人謂大費無益獨荷先皇俞允 臣等督司道官申畫地之約下募夫之令期以九十日而工止六十期以六萬兩而費僅三萬堤工遂成河流順軌臣等復念築堤如築邊守堤如守邊又會題設官布夫建鋪編號沿堤修守以此今年黃水大發而三堤竟不敗河卒無



虞北運無一水阻南還無一水阻因陳各官勞勩請  
加敘獎工部覆從之

神宗萬歷元年八月河漲澠池縣張成口深五丈

萬歷三年十月兵科給事中蕭彥上言近日沿河諸  
議俱在徐邳以下於上流俱未之及但以運道爲急  
不以淮泗爲念宜令大臣下沿淮安上溯潼關逐一  
相視孰可分其流孰可殺其勢計畫停妥繪圖立說  
具奏施行部覆如議

萬歷六年七月總河都御史潘季馴題徐州小浮橋  
以上一帶河淺查得河南歸德府新集地方下至徐  
州二百五十里原係黃河故道欲乘今一併開復以

工科給事中王道成言未行

河之羨溢中國也惟急務修築培高堰以束淮水造  
 遙堤以束黃流尤當極意經理河南則於家店劉獸  
 醫口黃陵岡陶家店馬家湖銅瓦廂挖泥河煉城口  
 榮花樹芝蔴庄等溜山東則楊家口梁靖口毛黃寨  
 王家壩侯家村以其地皆埽灣迎溜湍急先年往往  
 失事故當急務修理之若堤堰既堅河淮安流自能  
 久享其利本  
 續文獻通考

萬歷七年十月以兩河工成賞總督河道官潘季馴  
 等銀幣有差仍差科道官勘實以聞

萬歷十五年七月給事中常居敬題開封等府陝州  
 靈寶等州縣淫雨河漲冲决堤岸漂没人畜乞敕河

南管河各官捲埽築壩補隙塞决

冬十月命工科給事中常居敬相度黃河議修治之

策時黃河漫流自開封府封邱及東明長垣各縣多  
冲決大學士申時行言失今不治河將北徙上流不  
下則運道可憂故有是命已而督河楊一魁議因  
濟運導沁入衛居敬言衛輝城卑於河恐一決則有  
冲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堅築決口  
開河身加浚衛河民得灌田尤爲完計詔從之十一  
月詔河道堤防不堅易致冲決嗣後該管官五年內  
者巡撫奪俸三月道官降級論劾者從重議處餘年  
遠者姑免究

是年河決祥符縣劉獸警口又決蘭陽縣銅瓦廂又  
決封邱原武二縣

是年河又決荊隆口即金龍口潰堤入長垣東明二縣尋

塞之後二年復剏築遙堤二千九十丈以防漲漫沁

河又決蓮花口金屹嶇水浸獲嘉新鄉二縣尋塞之

亦加築堤壩

沁水至武陟與黃河合其湍急之勢較黃益甚而武陟東岸之蓮花池金屹嶇要害處也今議堯石四百三十五丈為堤限以三年告竣此堤一成永遠為利而議者畏難尚未舉行其北岸大樊村亦係埽灣要害

害幫堤捲掃司河者當留意焉本河防一覽

萬曆十六年十一月增撫臣勅書兼理河道事

十二月添設河南開封府同知一員駐劄荊隆口祥

符縣縣丞一員滎澤縣主簿一員專管河務

是月工部覆總河潘季馴奏稱河南黃河上流三門

濱津而下地平土踈每易冲決特非運道所經往往  
忽視以爲無虞而不知上源旣決運道未有不阻者  
故修守之法在河南尤屬緊要其故道由新集出小  
浮橋銅幫鐵底所當修復而歲儉費繁未宜舉行惟  
宜加修庶保無虞因條陳六事一黃河北岸逼漕南  
岸逼省經先臣劉大夏於兩岸各築長堤綿亘千有  
餘里歲久刷汕宜刻期修築一沁水至武陟合黃而  
蓮花池金圪犄其險要也生靈無算托命一堤而最  
險處止四百餘丈所當亟議石堤以圖永賴一河工  
甚鉅所恃工費止河堡夫銀近緣併入條鞭任民逋  
負甚至已徵而別用竟不扣還今議從前借用者如

數抵還在民者徵解貯開封以待不時之用一役民  
用其民當卹其私今議開歸河三郡近堤沒官田地  
給堡老六畝堡夫五畝不足則以曠工銀置產以授  
之則民有身家之患防隄益力一河之害河南爲尤  
大治河之功在河南尤難往秋防舉劾僅行於淮徐  
而不及河南誠爲缺典宜一體甄別以示激勸一當  
以治淮之法治河責郡邑長吏以一事權覈歲修工  
程以預興舉增補捲築以固隄防所當通行者也從  
之

萬曆十七年六月河決劉獸醫口又漫出李景高口  
新堤又冲入夏鎮內河沒壤田廬溺死居民甚多其

餘或水與堤平或堤不沒者尺許至十月塞之

總河潘季馴上治河疏曰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

士最鬆禹導河入海止經陝州孟縣鞏縣三處皆隸

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日之濁今自河南之

閿鄉起至歸德虞城縣止河經五府流日久土日鬆

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

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急

湍卽至沉滯故決口不塞則水分水分則流緩流緩

則沙停而旁溢勢所必至也是以黃河防禦為難而

中州為尤難自漢迄今東冲西決未有不始自河南

緣非運道所經人遂漫不關心不知上源既決運道

必傷往年孫家渡黃陵岡趙皮寨故轍可鑒也洪治

年劉大夏於北岸築有長堤一道起自曹縣界至武

陟縣詹家店止延袤五百餘里南岸逼近省城亦有

長堤一道起自虞城縣至榮澤縣止實為中原屏翰

但地鮮老土堤皆浮沙河水一漲多難保守今逐一  
查核分為緩急二工如儀封縣北煉城口舊堤一段  
舊壩一座南岸普家營新舊月堤蘭陽縣楊家莊至  
賈家樓舊堤一道南岸自陳留縣至儀封縣界舊堤  
一段祥符縣劉獸醫口迤南舊堤二段張家灣堤斷  
老壩一段達後月壩一段又自陶家店至兔伯堤埽

頭集至舊堤頭長堤二道又劉獸醫口遙堤一道封

邱縣荆隆口北中樂城于家店張家莊蕭家莊各有

水冲潭窩又會題淮荆隆口朔築遙堤一道陽武縣

北岸胛沙岡埽壩原武縣舊堤一道榮澤縣北岸長

堤一道自朱世花太王廟至王婁店郭家潭等處俱

有潭窩歸德府考城縣北岸芝蔴莊迤東埽壩二

李秀廠東堤決口唐家水口壩基商邱縣南岸楊先

口堤以上工程或朔築或加幫或填補皆係險要之

處亟宜修舉者也又如儀封縣北岸榮花樹舊堤一

段挖泥河舊壩坍塌祥符縣馬家口舊堤三段省城

四面大堤一道陽武縣自王祐莊至胛沙岡舊堤南

岸自訾家莊後至中牟縣圓墩寺舊堤原武縣南岸

舊堤二段中牟縣舊堤六段俱應加幫河勢稍緩俟

急功完日次第修舉者也兩工告竣則防禦可恃但

築堤不難而覓土難若非真正老淤土隨築隨壞徒

費無益容臣加意檢築或夾雜浮沙或夯杵不實將

河官叅治又查得徃編河堡銀工役所恃為生者也

有司視為末務倦於追徵吏書乾沒收頭侵尅近聞

併入條鞭解京止餘畸零人戶逋欠糧稍皆作河道

錢糧請令追徵立限催比如完不及三分之二者即

遇考滿陞遷不准離任庶知儆惕而錢糧自裕矣又

臣惟河防在隄而守隄在人宜令堤壩之上每二里



修一堡房令堡老堡夫常川住守防護埽岸修補坍塌填塞穴窩看守柳株三伏九秋之間不分風雨晝夜防守法至備矣但不周恤人心易怠宜於近堤官地堡老給與六畝堡夫五畝以便耕種補助食用仍給帖照免其糧差則人心樂爲之用而隄防可久矣詔從之本河防一覽

萬歷二十三年勅開中牟縣河渠及築吳家堂堤

按中牟縣知縣陳幼學勅開河渠五十七道以洩黃河泛溢之水于地皆成平地民咸賴之又築吳家堂堤一道

萬歷二十九年九月河決蕭家口等處先是開封歸德二府大水商邱蒙墻寺黃河水發遂冲蕭家口百餘丈全河盡南注原行河身頃刻變爲平沙商舟不暇解維盡寘平沙之上蒙墻向在南岸徙置北岸商邱虞城多被淹沒巡撫曾如春奏乞命河臣從冲決

源頭下至徐溪口符離橋宿遷小河口會流處所逐  
一查勘詳議料理上是其言至十月大學士沈一貫  
又言之吏科給事中田大益又言不報

萬歷三十年二月工部尚書楊一魁覆奏巡撫曾如  
春疏蒙牆寺冲決宜修築汴堤以障南徙又汴堤上  
自歸德下至靈虹接連歸仁堤數百餘里若河南修  
完而靈虹一帶亦宜修築高厚始保萬全宿遷小河  
口乃睢水出洩故道耿車兒灘橫堤年久殘廢急應  
疏浚小河口培築耿車兒堤使黃流盡歸小河口則  
瀰漫自消上嘉納之

三月以巡撫曾如春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如春奏

上年蒙牆寺口決勢難南徙而蒙牆寺之下若徐家  
口至李吉口百有餘里涓涓之流固在也屹然之堤  
如故也此東行故道所宜速為開復者但故道自歸  
徐至宿遷不下六百餘里非集夫數千萬脩金百萬  
兩何能展手臣備查各屬衙門報前總河庫冊總計  
不滿三萬之數非發內帑無策矣不報

是時河決蒙牆寺入歸德商水南徙而河與淮會入  
洪澤總河曾如春開挑三口至明年秋工垂成而  
單縣蘇莊之河又大  
決矣本南河全考

萬曆三十一年正月工部言山東巡撫黃克纘奏開  
王家口固為得策而塞蒙牆決口亦屬急務蓋王家  
口為蒙牆上源上源既達則下流不宜旁洩下流洩

則沙易壅沙既壅則上源潰決之虞必有所不免者  
宜命總河酌覆從之

王家口  
在單縣

是月總河曾如春揭稱河工見在銀七十萬兩尚欠  
三十萬兩錢糧不繼恐棄前工不報

是年河決歸德府總河曾如春挑北河引水入淮所  
決河口廣八十餘丈而新開河僅三十丈水不能容  
下流淤淺水遂四溢因漲冲魚臺單縣豐沛間如春  
驚悸暴卒

萬歷四十三年八月河決陶家店張家灣由會城大  
堤陳留等處入亳州渦河本年冬決口淤平加築大

壩河流復故

萬曆四十七年九月河決脾沙岡水由封印曹單至  
考城復入舊河本年十一月築塞之

熹宗天啟三年五月河決睢陽

莊烈帝崇貞元年二月御史范良彥言河流自銅瓦廂  
而東羅家口蘇家林王家壩等處歲修無虛日所需  
一應埽料例招商運買緣官價太少故商賈不承貽  
累里甲取辦於數百里之外脚力有費僱船有費搬  
運有費交卸上納有費歲發官銀萬兩百姓必賠五  
千中州腹心之地困苦至此因思歲修額銀有司征  
解不時拖欠數多亦當速抵原數聽河臣湊手卽發

招商辦買公平價值或使少沾利息人自樂就矣命飭行

崇貞四年夏河決原武湖村舖又決封邱荊隆口敗曹縣塔兒灣太行堤趨張秋六年始塞

崇貞五年六月河決孟津口橫浸數百里

崇貞六年六月北築太行堤西起虞城縣界東抵沛縣復築縷堤用護太行堤西起虞城界東抵張村站又上自茶城下歷三山抵雙溝兩岸長堤之上每三里設舖一所每舖設夫十名更設游夫巡邏

崇貞十五年九月河決朱家寨衝破汴城北門由曹宋二門而出南入於渦周王恭枋踉蹌走磁州以巡

按御史王漢舟迎之也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俱北  
渡士民溺死甚衆城俱圯賊屯高地獨全水大半入  
泗入渦入淮邳亳皆災

時流賊圍開封久人相食守臣謀引黃河灌賊賊知  
預爲備令其黨黑蛇劉都古決河灌城城內之水幾  
與城平民盡溺  
死本明史藁

十二月命工部侍郎周堪賡修治決河發銀十萬兩  
期以二月竣工

崇貞十六年二月命周堪賡將修河工繪圖以進堪  
賡上言河之決口有二一爲朱家寨寬二里許一爲  
馬家口兩口相距三十里怒濤千頃工力難施必廣  
濬舊渠數十里分殺水勢然後畚鍤可措顧築濬並

舉需夫三萬河南兵火力竭應募者少不得不借助於鎮撫之兵也乃敕兵部速議令堪賡刻期興工至四月塞朱家寨決口修堤四百餘丈馬家口工未就忽冲東岸諸埽至六月堪賡言馬家決口百二十丈兩岸皆築四之一中間七十餘丈水深溜急難以措手請俟霜降後興工疏甫上帝趣鳩工未及奏績而明亡



河南通志卷之十五

河防四

河防考

皇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夏黃河自復故道

秋溫縣河北堤塌三十里村落盡沒

順治二年河決考城縣之流通口次年塞之

順治三年流通口決水北徙午溝至徐州一帶河流

涸竭

順治四年以黃河疏通決口工成河督楊方輿巡撫

吳景道加級賞賚有差

順治五年河決蘭陽

順治七年河決封邱朱源寨築荆隆口堤

順治八年築祥符單家寨堤封邱李七寨堤又築陳橋堤鄭家莊堤

順治九年河決封邱大王廟口冲毀封邱縣城水從長垣趨東昌壞安平堤北入海大爲漕渠梗河督楊方興巡撫亢得時起大名東昌兗州及河南丁夫數萬治之旋築旋決乃於丁家寨鑿渠引河殺其勢祥符時和驛築堤又築常家寨堤商邱王家壩堤考城王家道口堤

是年河決祥符之朱源寨全河北徙浚支河以分之

越五載始復舊

順治十年武陟沁水夾浸及修武

是年築祥符黑岡堤又築回龍廟堤又築李七寨堤  
又築原武趙家莊堤蘭陽板場堤及月堤又築考城  
芝蔴莊堤

順治十一年築陽武慕家樓堤商邱夏家樓堤虞城  
土樓堤考城王家道口堤

是年河趨陽武縣西南潭口寺勢與堤平畚鍤逾兩  
月始息

順治十二年築祥符守公寨堤回龍廟月堤陳橋堤  
蘭陽板廠堤陽武潭口寺堤包家廠堤及封邱中灤

河南通志 卷之十五  
城堤决口始告成又築考城王家道口堤武陟沁河  
傅村堤

是年大王廟决口塞

順治十三年築祥符黑岡堤清河集堤蘭陽艾家樓  
堤陽武月堤又築堤壩商邱王家壩虞城黃堎壩又  
築土樓堤

順治十四年河决祥符之槐疙疸

是年築祥符槐疙疸堤清河集堤魁星樓堤陳留孟  
家埠遙堤月堤蘭陽劉家樓堤儀封三家莊堤陽武  
堤封邱大王廟樓堤滎澤南岸堤商邱王家壩堤

是年黃河南徙陳留孟家埠口潰决於堤南築縷月

堤五百丈復築堤一千二百丈陸續坍塌水衝遙隄  
知縣張重潤濬河一道引河折入新河南面遂免冲  
决

是年浚儀封縣三家莊河長一千丈以殺北來水勢  
而黃渡河涸爲田

順治十五年築祥符黑岡堤常家寨堤儀封三家莊  
堤封邱楊家樓堤大王廟堤虞城歡堙寺堤

是年河復决陽武縣城南慕家樓築河堤賴以無患  
順治十六年築祥符陳家寨堤貫臺堤儀封蘓家樓  
堤虞城羅家口堤考城王家道心口壩

五月初八日總河朱之錫題奏八兩河利害疏略云一

議建設柳園河防緊急埽料在手咄嗟之頃轉危爲  
安然必使生植之數常有餘於採辦之數而後可以  
源源相繼宜責令黃河經行各州縣印官於瀕河處  
所各置柳園數區或取之官地或近買民田每園安  
置堡夫數名布種澆灌而道廳等官時時稽查秋冬  
驗明行以勸懲之例將數年遍地成林以濟河工且  
節河帑再照官給柳價每束五分既令印官責成里  
甲均買均運更宜申飭照地均買有柳之家聽其轉  
售如有包攬指索扣剋準折等弊立行揭報以憑叅  
究一嚴剔河工弊端如工程有工力不到或式非宜  
有料物虛浮徒事粉飾之弊如器具有儲備不豫徒

手莫施製作草率不堪適用如夫役有扣剋工食有  
奸豪包佔有賣富簽貧有賄鬻私逃之弊如物料有  
交修措勒有扣減價值有折乾肥私有盜用官物之  
弊然有在官在衙蠹地棍之不同臣以爲在官者直  
責司道府廳互相覺察如隱諱不報治以徇庇在衙  
蠹土棍者一如訪蠹之例不時開報庶弊端可除而  
河工克濟也一慎重河工職守司廳係河工切要之  
員非淡泊無以耐風雨之勞非精細無以察防護之  
理非慈斷兼行無以盡羣夫之力非勇往直前無以  
應倉猝之機故必豫選熟試果其有才有守盡心河  
務卽許指實薦舉凡河官縣缺吏部陞補之日許臣

歲終題薦官員內照其本等職級循序陞轉庶始終  
練達駕輕就熟而河防有恃更有請者河差俱以三  
年爲滿惟會通一差一年代更恐初任頭緒不知甫  
得通曉而報代之期又至且恐以傳舍視之工作不  
堅錢糧益費亦有可慮合無準照河例改爲三年運  
道河帑均有裨益一交代河防職掌河務重大委署  
者不惟利害不切卽驟然經營省解不易難免誤事  
相應將管河道併各府州縣管河佐貳官如遇陞調  
降用俱令候代離任仍將任內修防事宜備造清冊  
傳告新官違者容臣指叅庶綜理周密便於責成又  
申明河官耑責疏畧云天下事刑名錢穀皆可以文



移辦治河工程一事非足到眼到不能州縣佐貳忽  
遇上司差委勢不敢辭甚至有寧舍河務汎地而力  
強從事者猝有河變豈不悞事請嗣今河官奉委卽  
自行具報到臣庶萬一有悞責有所歸不報卽坐以  
營求差委之罪又照按臣考察事關大典但恐河道  
多故竟以修防付之老人夫役亦恐害事合無容令  
該轄道府代爲申明俟河事稍定准赴補考庶責戒  
專而河防得以有恃矣

順治十七年河決陳州郭家埠

是年築祥符班家埠堤魁星樓堤儀封楊家堂堤封  
邱新龍口堤商邱蘓家樓堤考城王家道口壩

河南通志 卷之十一  
是年堵塞槐疙疸又河決虞城之羅家口隨塞之  
順治十八年築祥符王盧集堤中牟遙隄儀封楊家  
堂堤考城王家道口壩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六月開封黃練口河決祥符中牟陽

武杞縣通許尉氏扶溝七縣田禾盡被淹沒

七月淇縣河水溢灌入御河澇沒民田甚衆

是年築祥符狼城岡堤馬家店堤陽武姜家莊堤原  
武趙家莊堤修商邱高家莊堤虞城侍賓寺堤

康熙二年築祥符單家寨遙堤青谷堆幫堤瓦子坡

堤又與中牟陽武會築堤岸又築陳留梁家寨堤蘭

陽常家樓堤王家樓堤原武趙家莊堤

康熙三年河決杞縣

是年築祥符黑岡月堤陳留貫臺堤蘭陽銅瓦廂堤  
儀封蔡家樓堤虞城羅家口縷堤

康熙四年四月河決虞城永城夏邑三縣廬舍田禾  
多被淹沒

十月議令督撫責成各州縣專以修護隄防為急務  
其有無衝決年終造冊報部以定考成

是年築封邱大王廟堤

康熙五年築祥符魁星樓堤黑岡口堤封邱于家店  
月堤儀封石家樓月堤

康熙六年築祥符黑岡堤中牟黃練集堤陽武穆家

樓堤儀封石家樓堤

康熙七年七月彰德屬大雨河水湧漲平地深五尺傷官民舍甚衆

是年築祥符一覽臺堤畫家寨堤黑馬堤魁星樓堤陽武趙家寨堤蘭陽谷家營堤儀封石家樓堤小宋寨堤

康熙八年築祥符瓦子坡堤魁星樓堤陳留梁家寨堤中牟原墩寺堤蘭陽梁家營堤谷家營堤

康熙九年閏二月工部覆總河羅多疏奏黃河兩岸令督臣委官栽柳如能於該督所定之數成活者其栽柳之人許其三年後查明冊報以巡檢錄用

是年築祥符李七寨堤守公寨堤中牟小潭溪堤原  
武廟王口堤趙家莊堤封邱大王廟堤河內仁孝寺  
堤武陟木藥店堤

康熙十年築祥符黑岡堤陳橋堤中牟小潭溪堤儀  
封石家樓堤鄭州王家樓堤商邱蔚家閣堤考城芝  
蘇莊堤河內武陟各築沁河堤

康熙十一年虞城黃河水溢

是年築祥符黑岡堤白石岡堤陳留黑家寨堤中牟  
辛莊縷堤陽武潭口寺堤封邱大王廟堤儀封石家  
樓堤蔡家樓堤商邱蘇家林堤考城芝蘇莊堤河內  
大馬口堤武陟大原村堤

康熙十二年正月河南巡撫佟鳳彩疏稱河夫之偏

累宜通變也臣查修築黃河每歲用夫或萬餘或七

八千名自二三月起直至十月終止俱按地畝起派

似乎公矣其實弊竇有不可勝言者如狡猾之徒將

自己田地飛洒於人勢豪之家將他人地畝包攬於

已甚至紳衿衙役借題優免加以不肖有司或礙於

情面不能秉公持正以致懦弱鄉愚愈累愈貧每月

或三四兩不等方能雇夫一名卽以初雇每月三四

兩而言以一歲萬夫計之每年費至三四十萬矣在

廟堂之上止知河有歲修而不知歲修之夫費百姓如許

之金銀爲今之計莫如官雇一策查舊例河工夫役

管河道每歲預估用人夫若干方行各州縣按地起  
派若官雇每夫每月僱價二兩足矣每歲上工九個  
月每夫止用僱價一十八兩卽以萬夫計之止用一  
十八萬較百姓之自僱每歲三四十萬不啻天淵矣  
其每歲僱夫若干該銀若干除歲徵河銀外不足者  
於河南八府一州地畝分別等則每畝派銀若干算  
明刊於由單內出納亦照地丁錢糧年終河臣奏銷  
倘有餘剩留爲下年之用如是民知有定額不但狡  
猾之徒勢豪之家紳衿衙役不能影射倖免卽河棍  
夫頭管工官役輩亦無所施其巧矣臣入境時體訪  
輿情無不以官僱稱便倘謂我

朝制度凡錢糧俱照萬歷年間則例徵收此項銀兩似屬  
加派不知派銀派夫均出於民而派夫較之派銀所  
費不啻數倍曷若稍一更變每畝不過加之毫釐俾  
得安心於畝畝併不知有河夫之擾不亦大便秘於民  
乎疏下九卿科道會議派夫派銀仍屬累民應將豫  
省河夫停其僉派如遇歲修工程仍動河道錢糧僱  
覓夫役若錢糧不敷該撫應動某項錢糧具題可也  
奉

旨依議

是年築祥符回河寺月堤陳留赫家寨堤中牟陽武  
會築堤陽武又築王家店堤封邱築大王廟堤儀封



築蔡家樓堤商邱築禹王廟前堤虞城築劉家莊堤  
考城築史家樓等處堤

康熙十三年築祥符貫臺堤陽武張家莊堤儀封蔡  
家樓堤考城芝蔴莊堤

康熙十四年築陽武王家店月堤

康熙十五年築蘭陽銅瓦廂月堤

康熙十六年築中牟小潭溪月堤蘭陽銅瓦廂月堤

儀封堽陽集月堤商邱楊家堂月堤虞城五里樓堤

康熙十九年築祥符白石岡堤中牟小潭溪月堤及

格堤商邱徐家莊月堤又築虞城堤

康熙二十一年築祥符回河寺月堤儀封堽陽集月堤

堤考城王家道壩

康熙二十二年將河南堤岸工程專令巡撫就近料理如有應會同總河事情仍移文商確勿致貽誤

是年築祥符堤陳留楊家寨堤中牟堤原武馬家渡月堤張家水口堤陽武脾沙岡堤又南岸堤蘭陽孫家莊月堤又北岸堤儀封陸家口堤又北岸堤又築鄭州堤又與滎澤會築沈家莊月堤商邱築傅家莊月堤考城築小閘家集堤

康熙二十三年築原武封邱蘭陽儀封滎澤商邱虞城考城堤

康熙二十四年總河靳輔題請豁免河南堡夫課程

修科從之

是年九月總河靳輔巡撫王日藻會疏稱河道全資  
修守而修守專賴得人黃河兩岸堤工綿遠一官難  
以兼顧今應裁去濟源縣主簿一員改爲蘭陽縣管  
河主簿與該縣縣丞分防兩岸堤工裁修武縣縣丞  
一員改爲儀封縣管河縣丞與該縣主簿分防兩岸  
堤工裁封邱縣縣丞一員改爲滎澤縣管河縣丞與  
該縣主簿分防兩岸堤工裁虞城石榴堽驛驛丞一  
員另添設虞城縣管河縣丞一員與該縣主簿分防  
兩岸堤工至陽武縣主簿止可專管北岸堤工其南  
岸堤應歸該縣縣丞就近管理又原武縣主簿既專

管北岸堤工其南岸止有六百餘丈不便添設一官  
查此工程見在鄭州地界應歸併鄭州州判兼管至  
於考城北岸堤工界連山東省曹縣境內卽歸併曹  
縣就近修防又山東單縣南岸堤工錯雜於河南省  
虞城縣堤內應換歸虞城縣就近修防俟堤工修完  
之日更換從之

是年築陽武堤封邱龍門口月堤儀封蔡家樓月堤  
虞城韓家樓堤考城月堤

康熙二十五年築商邱傅家莊月堤

康熙二十六年陽武鄭州會築裴昌廟月堤

康熙三十年四月工部覆會議得河南巡撫閻興邦

疏稱丹河發源晉省流入黃河因百姓開渠灌田外  
又開大渠直達運河始有小丹河之名也前河臣議  
用竹絡裝石塞渠濟漕誠爲可行但今重運俱由中  
河北上較昔甚早如雨水勻足照河臣所議用竹絡  
裝石塞口濟運灌田倘遇亢旱請於每年三月初一  
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令三日放水濟漕一日塞口  
灌田以後聽民便用再搨刀泉出輝縣蘓門山下乃  
衛河之源建立五閘畜水灌田每年五月初一日封  
板濟運但五月正民間需水之候應照河臣所議用  
竹絡裝石堵塞使泉水直流濟運餘水灌田至萬金  
渠出自彰德府安陽縣西善應村山下至高平村昔

人建閘開渠灌田之後仍歸洹河暢流入衛濟運亦應照河臣所議如搨刀泉用竹絡裝石使大流濟運餘水灌田既能濟公亦無妨於農業從之

康熙三十一年蘭陽儀封與長垣會築月堤

康熙三十四年築虞城黃堦壩堤

康熙三十五年移滎澤縣於滎陽郡舊址以避水患

是年三月部覆河南巡撫李國亮疏稱豫省漕糧廠

舊設衛輝府北門外嗣因監兌部員駐劄直隸大名

府小灘隨將漕廠移於本地相沿至今上年十一月

間臣親詣細看衛河一帶舊為行漕故道直抵通州

相應改復衛輝兌運以本省之銀買本省之米就近

盤剝至便從之

康熙三十九年七月總河張鵬翮奏河工事宜一堤工之宜堅築也凡加幫之堤務將原堤重用夯礮密打數遍極其堅實而後於上再加新土其剝築之堤先將平地夯深數寸而後於上加土建築層層如式夯杵行礮務期堅固照依估定遠近土方取土加幫不許近堤取土亦不許挖傷民間墳墓該管員并不時巡查如有前弊即將承築官奏究一椿工之宜用整木也凡遇頂冲刷灣之處水勢湍激務用整木簽釘排椿整柴釘頭鑲壓以資捍禦嗣後購木到工該道廳必躬親圍驗與原估尺寸相符勒令承築人員

椿用整木簽釘入地甚深埽用整柴鑲壓方能堅固  
永久如將木柴截用修築不堅旋修旋壞該道廳不  
時揭報以憑叅究一埽工之宜覈實也嗣後報險呈  
詳一到果係險工卽令動料搶修一面估計申報以  
憑稽查如係假捏卽以謊報叅處一挑河之弊宜除  
也凡遇挑河之工將挑出之土盡堆於原估堤上層  
層夯礮成堤不許估計散土以滋堆高假河之弊如  
有前弊不准銷算仍以侵冒悞工叅究一夫役之宜  
優恤也河工夫役工成之日給與印票該地方官查  
驗免其雜項差徭一石工之修砌宜得法也嗣後一  
切石工無論馬牙梅花等椿皆用整木深釘務期極



其堅深無論裏面釘頭等石皆照原估置辦鑿鑿極其平整石灰須重篩篩過多用米汁調和搗杵極其膠黏滿灌而入使之無縫不到又用鐵錠鐵鏟聯絡上下合爲一體凡有石工將興備料到工該道廳先驗物料次勘工程或物料不堪短少灰米以及修砌草率立即揭報以憑叅究一黃河淤墊之曲處宜取直也直則水流暢快而泥沙不淤查閱河工頂冲大溜之處對岸必有沙觜挺出此河曲之驗從此曲處挑挖引河以殺水勢則對岸險工可平但挑挖引河需費甚多若挖後引水必大溜始可成河若逢緩水必至沙淤例應追賠是以人心畏懼挑挖多不如式

倘嗣後虛應故事理應賠修若實心任事偶致淤墊請免其賠庶人無畏縮而河工底績矣一龍尾埽之宜停也河工工程堅固者首在石工次則密釘馬牙樁以資捍禦其頂冲大溜之處用丁頭埽密釘大木排樁深埋入土亦屬有益若平常工程槩用龍尾埽稀釘排樁淺埋浮土究亦何益宜行停止奉

旨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行確議具奏議覆奉

旨依議

康熙四十年三月部議先經臺臣條奏自戴家樓起至儀封縣交界止堤工三十里計長五千餘丈係河南考城縣地方康熙二十五年歸併曹縣修理請將

此三十里堤工仍歸河南考城縣修築奉

旨這事情着河南巡撫山東巡撫委官會勘定議具奏今據河南巡撫徐潮會同山東巡撫王國昌疏稱會勘定議查此工前任河臣靳輔奉

皇上面諭親看全河形勢以河南考城北岸堤工五千餘丈換歸曹縣就近修防歷今十餘年深有益於運道民生應仍遵照改換之成規但查曹縣換歸堤工考邑已協夫五十名茲再議於南北兩岸各縣鄉堡夫內抽撥夫四十名共工食銀一百四十四兩同協夫銀一百八十兩共銀三百二十四兩移解曹縣僱夫取具曹縣印領報銷應均如該撫等所題可也奉

河南通志 卷之二十五  
古依議

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奉

旨朕這次巡幸西省閱視汾渭俱屬大河直與黃河相通  
河南等處米石似可由黃河運送但聞三門砥柱水  
勢甚溜船不能上朕欲親往閱視因陝州知州奏無  
路徑斷難行走遂未果行命三貝勒同近御侍衛往  
看攬回奏云伊等差人乘騎涉河一道闔有神人鬼  
三門俱係鑿石開通水從三門流出水勢甚寬水流  
甚溜古人於岸上鑿有拉船孔眼但未經以船試驗  
不知可否行走前總河靳輔亦曾奏黃河通於汴河  
但淤墊年久若行疏導即可運米等語朕至河南閱

河南府居各省之中水路四達最爲緊要之地應於  
此處儲積米穀每年米穀豈能必皆豐收但山陝等  
省間或收成歉薄卽可將此積貯米穀修造船隻由  
黃挽運若到三門砥柱船不能上亦可於三門砥柱  
造船撥運以至山陝誠使河路疏通則商賈人民大  
有裨益所宜於無事之時預爲籌畫者也豫省每年  
解京漕糧二十萬石有奇若將豫省三年漕糧截留  
備用則陝西等省雖值歉收之年將來米穀運至彼  
處賑濟殊屬有益侯明歲遣大臣往看

康熙四十三年八月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得川陝總  
督傅濟陝西巡撫郭海山西巡撫噶禮河南巡撫徐

朝疏稱臣等欽遵

諭旨會勘三門在陝州東北四十里兩岸石山鑿分三澗

中流謂之神門水勢正溜南岸謂之鬼門水更洶湧  
北岸謂之人門水略舒緩三門之下約百餘步則有  
砥柱再其下二里許則有卧虎灘臣等用空船從神  
門順流放下頗覺利便又從卧虎灘下挽舟上行因  
係方船又無篷舵自辰至申僅能拽行半里復以有  
篷舵空船從卧虎灘下乘風緯挽逆流而上方能從  
人門徑過又以船載糧三十石用夫三十餘名從下  
挽行而上自巳至未亦從人門過去雖船隻可行但  
溜急灘多水漲則無緯路今挽空船於二百六十里

足行十有七日若係重載必濡滯時日多費人工似此水路不如陸路爲便倘將漕糧貯於河南府由陸路運至陝州西門外太陽渡上船計程不過三百餘里馱送不過四五程車行止需七八日更比河路費省矣又山西存倉米穀共九十五萬三千九百餘石陝西存倉米穀九十萬一百餘石甘肅存倉米穀四十一萬六千六百餘石現貯兩省者尙多若將豫省漕糧截留三年恐穀多積久必致浥爛應止截留四十二年漕糧二十餘萬石貯河南府倉其餘漕糧仍行解京又據陝西巡撫疏稱渭河西至鳳翔東至潼關由渭入黃由黃入汾可抵山西之平陽但西船皆

方頭平底無舵無篷其水手又不善於操舟臣願捐  
貲於江南處僱覓造船良工熟練水手使本地人演  
習如果可行民船亦照此式修造倘遇歉收卽可將  
商民船隻挽運又山西巡撫疏稱汾河自河津縣起  
至絳州止可行裝載百石之船由絳州至平陽府城  
以及洪洞縣可行裝載五六十石之船惟是介休縣  
之義堂橋積石壘繫灘多水急向無緯路自介休至  
省城又多淤淺必製小船倣照船麻陽船之式移  
咨楚省酌調船匠水手修造教演臣願捐造百隻倘  
遇歉收卽於汾河接運又稱隨預造有桅有舵有槳  
之小船三隻內一隻可載糧四十石一隻可載糧三



十石一隻可載糧二十石在汾河內演試自省城以  
至河津縣俱可行走應如該撫所奏但於有積石無  
繹路并淤墊之處設法修治可也又據河南巡撫疏  
稱汴河故道一由中牟縣東經祥符等州縣至永城  
出境歷江南之宿遷而達於淮久矣湮塞皆成陸地  
一由中牟縣東南經朱仙鎮至沈邱縣出境歷江南  
之太和縣達淮係元臣賈魯修濬今名賈魯河現今  
通流其上有支河一道貼近黃河止隔一堤若從新  
莊挑濬建閘設埧以時啓閉便可放入黃河由黃入  
洛而通舟楫均應如該撫所奏但將淺處挑濬建閘  
設埧可也奉

河內通志卷之十五  
七  
旨依議

康熙四十四年部議巡撫臣趙宏燮疏奏回回寨與韓羅灣一帶乃祥符陳留蘭陽三縣之連界地勢極卑後有大堤一道卑矮單薄並無重堤可恃今估築加幫接高長二千一百三丈連填墊河形其計土工夫工銀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六兩並無虛冒應如所題速行幫築工完核減造冊題銷可也奉

旨依議

康熙四十五年六月部覆撫臣汪灝疏稱賈魯河由舊河身至黃河岸口南北其長十里其緊接賈魯河之地名曰東趙由舊河身行七里有大堤一道名曰

大堤頭自此而北三里至黃河岸口甘 東南名爲新  
莊應於新莊之黃河漕口築草堤一處 舊河既開  
勢必將大堤挑斷通水入黃應於堤根設石閘一座  
既資防患兼備疏蓄至引賈魯河入舊河身則東趙  
爲受水之口亦應於東趙地方建石閘一座引受河  
水束之入黃二閘一堤以時啟閉可使賈魯河舟楫  
由黃入洛矣奉

旨依議

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上諭黃河兩岸工程河官修理的好伏汛水長再加謹防  
護惟河南黃河上游工程關係最爲緊要伏汛水長

著加謹修防其黃堦壩工程更爲緊要宜著賢能官

員前往加意防險相度形勢修建挑水壩挑溜開行

時總河張鵬翮遵卽動帑修建挑水壩一座并下護  
涯埽七十七丈歷年委官駐防至康熙四十八年二月

三十日撫臣汪  
灝題准歲修

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大雨河漲漫溢蘭陽縣北岸雷

家集堤工二十六丈儀封縣北岸洪邵灣堤工二十

一丈水驛堤斷口四十三丈八尺張家莊堤斷口二

十五丈巡撫汪灝督官搶築

康熙四十九年三月部覆總河趙世顯疏稱河南虞

城縣黃堦壩新建挑水壩一座且有禪益因對面沙

灘漸次西墊大溜直冲挑水壩之上壩受敵崖岸坍

卸須於挑水壩之上再建挑水壩一座挑溜開行其  
險工迤裏當日原有舊決河口一道雖有月堤爲內  
障其如堤根正坐河形之內應用柳束填墊壓土堅  
實月堤之外又有遙堤一道日久殘壞亦應修補至  
險工埽臺裡斂宜幫寬厚又新建挑水壩之處堤工  
單薄亦宜加幫又歸德府虞城儀封蘭陽祥符單薄  
堤工俱應加幫高厚又鄭州至滎澤縣堤工盡處民  
築小橫堤一道卑薄之甚恐黃河水長必至內灌應  
加幫高厚又武陟木欒店迎着沁黃交會處堤工卑  
薄應幫高厚再接掇三百丈又荊隆口月堤之外又  
有太黃堤而踐踏之缺口宜補又蘭陽與長垣交界

堤工應加高子堤三尺蘭陽子堤當年剏築虛鬆又兼地勢卑窪應幫築堅實袁家寨邵洪灣水驛張家莊舊堤止高七八尺杜家樓前堤止高七尺均應加高三尺又楊家堂韓李寨堤應行幫寬凡黃河兩岸舊有月堤格堤護城堤殘缺之處均應幫築以上工程撫臣鹿祐情願率屬幫俸修築又河南堤上柳株寥寥倘遇險工憑何取用應飭州縣河官凡官地之上廣栽柳株務期成活不許奸民盜竊等語議得河南堤係巡撫就近料理如遇水長卽飭管河等官協同地方官合力搶護如有仍前怠玩貽誤河工者將管河地方官照黃河例議處仍查明年限着其賠修

奉

旨依議

康熙六十年八月河決懷慶府武陟縣之詹家店馬營口魏家口等處並流直注滑縣長垣東明等縣入運河將張秋迤南趙王河口對岸漫溢由五孔橋入鹽河下海巡撫楊宗義率河官駐工堵築於九月初九日將詹家店魏家口塞之其馬營決口總河趙世顯率領江南各營弁並檣埽手與民夫協同巡撫并力在李先鋒莊建埧堵築亦適

欽差都御史牛鈕翰林院侍講齊蘓勒等至傳諭

聖訓在釘船幫支河口兩岸捲下攔黃埧埧遂於十一月

十二日合龍卽於南埧尾接築子堰一道至秦家廠止而李先鋒莊亦於十二日合龍馬營口於二十九日合龍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河水溢水復漫漲釘船幫南埧尾接至秦家廠子堰決斷二十餘丈又將新築月堤塌斷水由李先鋒莊填下直逼馬營口堤工至十八日決開二十餘丈水深溜急無可堵塞署理總河陳鵬年建議於廣武山下王家溝挑挖引河道使水由東南會入滎澤舊縣前入正河又於沁河口東建挑水埧一座水勢始平於十二月相繼堵塞之又於馬營口築大月堤一道自決口東滎澤大堤



起至詹家店新築堤頭止又築榮澤大堤以爲遙堤  
四月於儀封縣白家樓北岸挑引河長七百丈虞城  
縣黃堍壩對岸挑引河長一百六十丈河流通暢

六月初四日夜沁水暴溢衝塌秦家廠北壩臺八丈  
南壩臺九丈五尺邊埽加鑲塌卸六丈又釘船幫大  
壩蟄陷四十五丈搶築將成至初六日復陷幸王家  
溝引河汎水刷寬一百餘丈全河盡注不浸馬營決  
口總河陳鵬年巡撫楊宗義於廣武山官莊峪挑引  
河一百四十餘丈以洩水勢至九月秦家廠南壩甫  
合龍次日又將北壩尾決開一百餘丈大溜歸馬營  
口亦漫開八丈然底埽未動至十二月初八日塞訖

忽冰凌水積將壩尾後堤埽面漫水二十餘丈馬營口亦漫開八九丈遂併力搶築至二十一日工竣十二月總河齊蘓勒奏秦家厰雖合龍斷流現今細水透露正在搶救但細看情形地勢卑窪非宜建壩之區况兩岸無倚孤立於巨浸之中勢甚危急故必恃前後有助方能善後宜急築背後土堤以斷其流多下護壩邊埽以敵其冲使前後有恃併力捍禦此一定之法也臣目覩危急不敢遽赴新任隨會撫臣楊宗義帶同管河道等官議定先治其急星夜將秦家厰攔河大壩加鑲高厚以捍水勢將馬營口埽斷之堤於水中接合兩頭以絕其流但時直隆冬土凍難

施因時迫事急不待已設法於凍越修以防春汛其餘修防俟春和土化次第修理庶得萬全也

皇帝雍正元年正月總河齊蘇勒奏前月雖接堤斷流大溜全歸正完竣河歸故道

二月總河齊蘇勒奏前月雖接堤斷流大溜全歸正河元宜於馬營口一帶舊堤普律加高培厚於後面添築厚堤一段格堤一道以爲重門保障又將秦家廠前草壩前面下埽築椿層層鑲墊以防頂冲之患再於後面築靠堤一月堤俾有倚恃之固今已完工其建築十八里之遙延併趙庄詹家店等處埽壩現今人夫協力數日卽完但新築各項堤埽應設堡夫防

守河南向無額設椿手埽手凡遇工程俱係現僱工人做法顛倒徒資糜費臣於南工選千總二員率領諸練河兵八十名暫駐工所以防伏秋兩汛以便教習土人按法修防庶無貽悞

三月總河齊蘓勒奏河自滎澤以下陳留以上長二百餘里向因武陟決口大溜趨正河者僅止四分水力微弱不能攻沙以致河底淤墊已經二年今全河下注兩邊河岸有僅露尺許者有與水面平者更有槽不能容漲出壘壘直至兩岸堤根宛若湖淀者北岸陽武祥符封邱帶有岔流三道各寬十五六丈

深六七尺逼近堤岸繞行五十餘里始歸正河南岸

由清佛寺地方刷成支河一道寬一百餘丈深一丈四五尺沿堤下注至四十里始歸正河伏思黃河不宜兩行兩行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底淤高河底淤高則出槽旁溢致有漫漫之患向年馬營堤原由支河冲刷所致深爲可虞臣同撫臣嵇魯筠詳加商定將兩岸應築子堤八段共長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頂寬一丈五尺底寬四丈五尺高八尺應築隔堤二段共長七百八十丈頂寬二丈底寬八丈高一丈二尺餘俟

題請開工恐緩不濟急故一面發帑修築一面具

題俟工完之日聽撫臣將做過工程用過錢糧核實造

冊請銷

是年築祥符南岸堤七百丈北岸堤一千四十三丈  
築封邱堤七十丈築格堤一道長一百九十三丈其  
餘堤工因水佔停修

四月添設千總二員兵夫二百名建蓋堡房三十三  
座令其駐防巡護遇有急均許調撥應殺所食俸餉  
在河庫支領按月給發

六月十一日夜風雨大作水溢中牟縣十里店大堤  
漫口十七丈婁家庄前大堤漫口八丈水由劉家庄  
南入賈魯河遣兵部侍郎穉魯筠會同總河齊蘓勒  
巡撫石文焯駐工修堵其婁家庄漫口於七月合龍

十里店漫口於十一月合龍斷流俱於背後建築月堤靠堤以資鞏固

是月築太行堤又沁黃交漲由懷慶府地方姚其營漫灘而出水與堤平夾梁家營二舖營土堤及詹家店馬營月堤接連榮澤之遙堤格堤漫坍八處由原武舊河身流至七十餘里遇高阜之處而止至二十五日大溜仍歸正河

欽命大學士張鵬翮前往會同侍郎嵇魯筠總河齊蘓勒巡撫石文焯協力修築於七月塞之又各築小堤接合大堤以防秋汛

七月修幫陽武縣之大濱申家潭朱家潭趙家潭

子岡菴池閣張家莊七處堤工

九月二十一日狂風水湧決鄭州來童寨民堤二處兼有鄭民悞挖陽故堤放水以致大溜頂冲將中牟縣楊橋後官堤漫開十餘丈於是河撫督官分堵陽武決口於十月合龍斷流楊橋決口於十二月合龍併建築月堤靠堤以資捍禦

雍正二年於釘船幫北壩尾直對姚其營北首接築堤工一道長八百七十五丈秦家厰月堤內填實週圍濶長三百七十丈加幫秦家厰北壩尾堤長七百一十三丈加幫秦家厰靠堤并南壩尾堤長九百九十一丈加幫詹家店并馬營口堤長二千六百九十



七丈又加幫馬營一格堤長一百九十三丈又加幫  
遙堤自沁河堤頭起三榮澤大堤止長五千八百六  
十一丈又馬營口詹家店後接築格堤二道共長七  
百四十三丈

正月兵部侍郎嵇魯筠疏奏沁黃交會姚其營秦家  
廠一帶皆屬頂冲但此係下流受惠其上流必有致  
患之由臣由武陟至孟縣所屬皆有沙灘將大溜逼  
趨南岸至倉頭對面又橫長一灘自北岸伸出使全  
河之水直趨廣武山根以致土崖汕刷至官莊峪則  
大溜又爲山嘴所挑直注東北於是姚其營秦家廠  
遂爲頂冲矣臣以爲下流固須堵築上流尤貴疏通

應於倉頭對面所長橫灘開引河一道直接中泓俾水勢順流由西北徑達東南不致激射東北則姚其營秦家廠可免頂冲之患再釘船幫大壩甚屬有益但孤立水濱惜少輔佐須鑲建雁翅以資幫護更於大壩上下相度地勢添建挑水壩二三座挑溜開行庶秦家廠頂冲之勢可減壩工賴以永固矣奉

旨依議

是年於姚其營秦家廠建雁翅壩一座東西挑水壩二座倉頭對面引河六百三十丈次第於四月竣工四月以兵部侍郎嵇魯筠爲副總河駐劄武陟縣地方專管河南河務就近撥河南撫標守備一員千總

一員把總二員馬步兵丁一百名聽其差遣按季更替

是月添設開封府上南河同知一員上北河同知一員懷屬黃河同知一員沁河主簿一員并於江南十河營內抽調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河兵一千名來豫分派防守一年一換其所撥河兵應給糧餉卽於河南藩庫支給將江南河庫兵餉開除

七月因武陟決口已修將守護險工一年滿限文武員弁題准議叙

是月部覆議得總河齊蘓勤疏稱豫省改設河兵一事令臣酌撥分給總副總河就近使用臣卽將江南

十營河兵一千名并檢選千總三員把總三員帶領

赴豫會同副總河及撫臣商定隨將所撥河兵守武

陟縣北岸險工處所除先經題設千總二員河兵一

百名堡夫一百夕外今又安置河兵一百四十三名

委令原設千總管轄陽武封邱二縣北岸險工處所

安置河兵二百六十一名派委千總唐相管轄祥符陳

留蘭陽儀封四縣北岸險工處所安置河兵一百名

派委千總李斌管轄滎澤鄭州二處南岸險工處所

安置河兵一百四十六名派委千總劉國傑管轄陽

武中牟二縣南岸險工處所安置河兵一百四十四

名派委把總李應專管轄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四縣

南岸險工處所安置河兵二百零七名派委把總張  
祿耿宜管轄以上北岸共安置河兵五百零三名南  
岸共安置河兵四百九十七名其所食江南河庫糧  
餉已經開除令就於河南藩庫支給將此項兵一年  
一換卽於堤上苫蓋窩鋪令其就近栖止以便策應  
靈捷再武陟縣臣等前經題請添設千總二員河兵  
一百名堡夫一百名此項堡夫未便裁革應仍留以  
防要工其餘南北兩岸堡夫俟過汛水落工平盡行  
裁汰以節工食以充兵餉應各如該督所奏奉

旨依議

八月修築鄭州石家橋迤東埽工一百二十丈復於

埽灣接鑲防風一千一百一十丈並下木頭接築磯  
嘴壩一座又於中牟縣拉牌寨鑲墊工長二百五十  
丈下護崖埽長一百六十丈並建磯嘴挑水壩二座  
又加幫斷堤至大堤長二十五丈以捍大溜頂中  
是月修築陽武縣黃河北岸堤工及祥符珠水牛趙  
二處堤工於釘船幫挖槽下護崖埽加鑲壩以禦沁  
黃冲刷

是年加幫南岸堤工共長七萬六千四百餘丈北岸  
堤工共長四萬八千一百餘丈

雍正三年正月巡撫田文鏡奏言仍留堡夫以重河  
防該臣看得豫省酌撥江南河兵一案前准部覆除

武陟縣仍留堡夫一百名以防要工其餘南北兩岸  
堡夫秋後盡行裁汰等因隨行管河道遵照去後茲  
據管河道陳世倌詳稱黃河兩岸堤工綿亘千有餘  
里向設堡夫九百餘名令其按堡修防嗣因黃水連  
年泛漲堤工在在危急堡夫爲數無多不足修防搶  
護之用酌撥江南河兵一千名分列各堤共資防禦  
是河兵之設原以增堡夫之所不足今南北兩岸新  
建埽壩歲搶各工不下數十處若設兵裁夫則防守  
之人仍不足用難免顧此失彼之慮且歸德府屬之  
商邱考城虞城等縣並未派列河兵若裁去堡夫則  
數百里頂冲險堤竟無一人防視矣伏查河臣齊蘓

勒疏內稱俟過秋汛水落工平盡行裁汰但每年俱  
有水長水發之時非一落之後竟不長發也堡夫甫  
裁而桃汛卽屆加幫大堤又係新築之土更須巡防  
保護新來河兵雖捲埽下埽鑲墊打椿固所熟諳然  
而一年一換新舊接替本處之地形水勢未必深知  
至於搜索狼窩獾洞鼠穴水溝雨溜時加填補及瞻  
望水勢風防雨守無分寒暑晝夜是河兵又不如土  
著堡夫之熟悉也務須兵夫兼用協力修防方有實  
效所有原設堡夫斷難裁汰再查堡夫工食又係各  
州縣於額設各役工食內撥給並無額外增加之項  
更無庸裁惟於給發工食時嚴加確核務令均沾實



惠不使稍有虛冒再堡夫中如有學習椿埽鑲填等  
事試驗得實者卽准其充補河兵以免淮兵遠涉之  
勞仍招募土著勤壯之人頂補堡夫勿致額缺庶幾  
兵夫協力防守得宜矣奉

旨依議

五月挑祥符縣回回寨引河長三百四十丈

七月河決儀封之大塞蘭陽之板廠決口各十餘丈  
命巡撫田文鏡會同副總河嵇曾筠率各屬河員併力搶  
築被災人民委員查賑其疎防各官吏止停其議叙  
不必叅處賠修亦着寬免

七月巡撫田文鏡奏稱臣伏查豫省兩岸堤工關係

運道民生因原額堡夫不足防禦撥江南十河營兵  
千名千把總六員分派險要嗣因正副總河議請裁  
去堡夫經臣題請照舊仍留併令堡夫跟隨河兵學  
習椿埽鑲墊等事於每年南兵將換之時試驗得實  
卽准其拔作河兵以免淮兵遠涉之勞但臣伏思堡  
夫之欲學習椿埽必須責令河兵教導而河兵之四  
散逍遙必須分責河員董率或一月一試或按季一  
試內有教習勤而成就多者則給賞以獎勵之或有  
懶於指示怠於學習者則責治以儆戒之方克有濟  
臣查撥到河兵雖有千總把總爲之管轄然而官卑  
職小不足以資彈壓况南北兩岸堤長千里一時耳

日難週約束不及至於印河各官則又文武不相統攝勿論其不能令河兵教習堡夫卽遇有險工亦多不服驅使雖有河兵之名寃難收河兵之效臣愚以爲守巡二道舊有兼帶兵備之銜而撥到河兵又無操演營務之事原與堡夫不相上下應請責令管河道統攝稽查并分責各河同知董司教習如有怠惰不服者許管河道徑行責治并許各河同知會同千把總究處如此河兵必咸知法度不敢抗違而堡夫學習椿埽等事亦易於成功不過二三年內盡皆諳練明白均可援作河兵毋庸再調南兵矣如蒙

俞允惟將管河道

勅書內加入此款便可遵循矣奉

旨依議

十月初六日部覆總河齊蘓勒奏言黃河兩岸附近  
 空閒官地令官民弁兵栽柳種葦議定勸懲之法其  
 官員栽柳成活五千株者紀錄一次成活一萬株者  
 紀錄二次成活一萬五千株者紀錄三次成活二萬  
 株者准加一級種葦一項者紀錄一次二項者紀錄  
 二次三項者紀錄三次四項者准加一級其殷實之  
 民有能情願栽柳二萬株種葦四項者准給與頂帶  
 榮身至於河營目兵每兵一名每年栽柳一百株若  
 不能如數栽植及補栽柳秧成活不及一半或河兵

內有將附近民堡借端砍伐者卽將河兵寃處其專  
汎之干把總守備等分別查叅議處俱限於冬末春  
初廣爲栽種次年春末夏初查驗成活數目造冊報  
部分別議叙仍令督撫將官民地界查勘分別不許  
侵佔以垂示久倘印河文武員弁希圖議叙將民地  
指爲官地栽植柳葦有累居民者該督撫卽行題叅  
從重治罪自雍正四年爲始著爲定例奉

旨依議

雍正四年三月修築鄭州等處堤工三千五百二十  
二丈祥符等處南岸堤工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七丈  
考城等處堤工五千九十四丈武陟縣堤工二千四

百五十三丈武等處堤工五千八十一丈又修祥符縣北岸堤工一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丈

十二月初九日黃河清自陝州至虞城縣澄流見底至次年正月初十日復故普天同慶各官加級有差雍正五年二月諸王大學士九卿會議得副總河稽曾筠奏豫省大工以及搶修埽料秣糶俱係臨時濟急購運艱難每百勛實銷銀九分並穀草椿蔴萬難議減俱毋庸議外其歲修所用秣糶應如所請行令副總河於雍正五年承辦六年歲修其所用秣糶酌定足用數日務於八月內動支道庫銀兩給發各廳

勘限十月內照額辦足責令管河道查驗如有限內

不完將悉辦之旨。叅處俟工完之日將用過數目核實每百觔卽照七分報銷至柳束係埽料必需之物其豫省向有柳園若干現今坍塌若干應行巡撫責令沿河州縣等官將現存柳園并從前坍塌及新淤地畝逐一查丈立界嚴督河員廣爲種植二三年間不惟秫稽可省抑且埽料足用又稱沿河州縣官有嫻熟河務者准令河臣會同撫臣保題陞調河工道廳其河工廳汛官有才守兼優者亦准令河臣會同撫臣保題陞調沿河府州縣倘徇情陞調貽悞地方河工者除將該員照例治罪外仍將保題不實之上司照濫舉匪人例議處又稱豫省堤工向曾調撥江

南河兵一千名分派防守嗣經請明將兩岸堡夫仍  
留學習樁埽如果熟諳拔充河兵將南兵發回原汛  
以免跋涉今懸於堡夫內逐漸拔補足額卽將南兵  
逐漸扣除發回其撥來之千把總六員亦應發回本  
汛不便久留豫省應請專設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分  
隸開封府南岸河廳管轄至歸德府通判汛內應將  
原設武陟千總二員內調在一員分撥河兵一百名  
移駐歸德又工交與該弁管領應如所請仍飭各廳  
嚴加約束又稱豫省大堤舊制每二里設立堡房一  
座以便堡夫棲身修守因年久塌毀十無一二前南  
兵到來竟無地容身仍照舊制行令地方官建造每



座約銀三兩卽於節省項內動支報銷又臨河月堤  
居其大半堡房未設防守無人應如所請着地方官  
亦如前制建造堡房其堡夫旣稱不必另設卽於河  
兵一千名內酌量調撥防守月堤仍將造過堡房查  
明報部題銷又稱開封府祥符縣堤長八十餘里止  
有縣丞一員近日險汛下移祥符一帶工程更爲險  
要應將開封府南岸添設主簿一員於開封府下北  
河地方添設巡檢二員一駐祥符陳留適中之地一  
駐蘭陽儀封適中之地如遇險工協同廳汛募夫辦  
料竭力搶護所有一切逃盜事宜令其稽察其祥符  
等處北岸太黃堤一道併令該員管理修墊應如所

請酌量題補其俸工等項令河南巡撫酌議題奏又稱江南黃運兩河凡遇歲搶工程俱有柳船載料撥運今豫省上自武陟下至虞城歲搶二工撥運無船不能濟急應如所請照依江南梭船寬長丈尺式樣每汛造船五隻給發各汛河兵運駕看守如河兵不勤照管致有損失着令該管廳汛賠修奉

古依議

是月部覆議得河南巡撫田文鏡疏稱豫省南北兩岸大堤關係運道民生極其重大我

皇上軫念河防不惜百萬帑金多方修築又設歲搶相機銀兩以備急需河兵堡夫以資保護

聖謨睿算詳密無遺但河性變遷不常當汎水長發之時  
素稱平易者忽成險要宜暫用民力每歲於夏至後  
將凡有田地村莊相離大堤一二里者傳集公所各  
照佃戶多少認夫幾名偶有急工堤上鳴鑼爲號各  
照所認名數無分雨夜赴工搶護工完立散若非計  
日可竣之工按名給與工食在於搶修項下核實開  
銷詢據紳士僉稱出一時之夫力享萬載之安瀾並  
無不便之處輿情允協倘非汎水長發之時亦非忽  
成險工之處河印汎弁各員藉此冒銷工帑擾累里  
民并令紳士富室佃戶用錢買脫派及一二里外無  
力窮民者查出卽行題叅革職究擬庶幾行之無弊

於堤工不無裨益矣均如所奏遵行可也奉

旨依議

閏三月巡撫田文鏡請於河北彰衛懷三府復設守道一員統轄三府稽察吏治并責巡防仍照管河道之例加以兵備職銜將河北一帶堤工埽壩廳汛各員河兵堡夫并一應錢糧令就近督率修防小丹河等水利一併令其巡查此外再有零星小泉可濟漕運者俱令斟酌疏通彙流入衛以濟漕運并稽查民間截流盜水之弊部議應如所請奉

旨依議

雍正六年五月挑蘭陽縣雷家寺引河長四百一十

丈

雍正七年三月以副總河稽曾筠爲正總河兼管河  
南山東兩省河道兼管軍務事

閏七月添設懷豫兩河營守備二員凡河工一應修  
築事宜令其督率千把總堵築防護其所添守備員  
缺卽令督臣於河營千總內揀選其在工年久熟諳  
河務者照例題補送部引

見

雍正八年五月挑封邱荆隆口引河長三千三百五  
十丈

是月奉

旨嵇魯筠調任江南總河以總督田文鏡掌管河東總河  
印務

六月十四至十六日大雨河水陡漲大溜頂冲祥符  
縣南岸程家寨月堤漂走四埽堤工坍塌過半督臣  
田文鏡率領各員役夫萬人晝夜加幫裡戩一百零  
四丈七月二十八日工竣

雍正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大風雨河水漲溢漫決陳  
留縣七堡九堡督臣士士俊河臣朱藻阿蘭泰率領  
各員募夫堵築時數日內河崖掛淤大灘畢露得以  
敷土施功因晝夜搶築於八月初八十三日合龍斷

堤二百一十丈大堤一百六十五丈十月初一日工竣

河南通志卷之十五終



河南通志卷之十六

河防五

河防事宜

附河南境黃河及堤工圖

蘓轍曰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

任伯雨曰河流混濁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邐淤澱則久而必決者勢也惟因其所向寬立隄防約攔水勢使不至於大段漫流而已

宋史河渠志曰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爲水勢之名自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秋夏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

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

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四月末薰麥結秀擢芒變

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

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冰堅晚泮速乎盛夏消釋方

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礫腥併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後

謂之山礫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花水八月蒹葭

花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

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落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

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爲準

非時暴漲謂之客水

胡涓禹貢錐指曰宋君臣論沁河往往有格言而無變

通如元豐四年神宗謂輔臣曰水性趨下治水則無  
違其性如能順水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此  
格言也然施之於商胡北流適得其宜若地平土疏  
潰溢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豈亦當順水所向  
遷城邑以避之乎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  
淤常先下流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低處故大河已棄  
之故道自古難復此格言也然瓠子決二十餘年而  
武帝塞之河復北行二渠河浸汴濟注淮泗六十餘  
年而王景治之仍由千乘入海今橫隴之徙裁二十  
年安見必不可復但北流實爲利便不當更事橫隴  
耳張商英曰治河當行其所無事一用隄障猶塞兒

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語出賈讓然讓意謂正道常流  
不可倣戰國爲之曲防耳若衝激之處潰溢可虞非  
增卑培薄何以禦之此數說者譬如奕者必勝之著  
而低手混施之則全局皆空古今經驗之方而庸醫  
誤用之則殺人無算故治河之道或新或舊或合或  
分或通或塞或無事或小有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則必有害孟子所以惡執一也  
潘季馴河防一覽曰水以海爲壑向因海壅河高以致  
決堤四溢談河患者皆答海口而以濬海爲上策竊  
謂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  
卽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

先懼其溢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壩中沙隨  
水去卽導河之策也

又曰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水  
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刷  
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堤束水以  
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必能直刷於河底一定  
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於分也

又曰欲疏下流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蓋築塞  
似爲阻水不知力不專則沙不刷阻之乃所以疏之  
也合流似爲益水不知力不宏則沙不濬益之乃所  
以殺之也

又曰治河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補偏救弊之策不可有喜新炫舊之智唯當收安常處順之壽勿持求全之心苛責以萬難之事勿以束濕之見強制乎巨測之流勿歇已試之規遂惑於道聽之說循兩河之故道守先哲之成矩便是行所無事舍此他圖卽孟子所謂惡其鑿矣

又曰河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卽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而桃清以下遂澀崔家口決而秦溝遂爲平

陸近事固可鑒也

又曰堤以遙言何也蓋縷堤切近河濱束水太急怒濤湍溜必至傷堤遙堤離河頗遠或一里餘或二三里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不至堤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堤自易保也

又曰或問云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故禹之治水以導而今治水以障毋乃止兒啼而塞其口乎應之曰昔白圭逆水之性以隣爲壑是謂之障若順水之性隄以防溢則謂之防防之者乃所以導之也河水盛漲之時無堤則必旁溢旁溢則必汎濫而不循軌豈能以海爲壑耶

故河以海爲口障旁決而使之歸於海正所以宣其口也

一築堤 凡黃河之堤必遠築大約離岸須三二里庶容蓄寬廣可免決齧切勿逼水以致易決堤之高卑因地勢而低昂之先用水平打量毋一槩以若干丈尺爲準務取真正老土每高一寸卽夯杵三二遍若有淤泥與老土同第須取起晒晾候稍乾方加夯杵其取土宜遠切忌傍堤挖取以致成河積水刷損堤根驗堤之法用鐵椎筒探之或開一掘試堤式貴坡切忌陡峻如根六丈頂止二丈俾馬可上下故謂之走馬堤



工費凡砌築者每方廣一丈高一尺爲一方計四工  
土近者每工銀三分最近者二分土遠者四分如堤  
根六丈頂二丈須通融作四丈折算此計土論方之  
法也如帮堤則先計舊堤若干今增高濶各若干亦  
以前法  
折算

一塞决 凡堤初决時急將兩頭下埽包裹官夫晝

夜看守稍待水勢平緩卽從兩頭接築如水勢洶湧

頭裹不住卽於本堤退後數丈挖槽下埽如裹頭之

法刷至彼必任矣此謂截頭裹也如又不任卽於上

首築逼水大壩一道分水勢射對岸使回溜衝刷正

河則塞工可施矣塞將完時水口漸窄水勢益湧又

有合口之難須用頭細尾粗之埽名曰鼠頭埽俾上

水口濶下水口收庶不致滾失而塞工易就也埽以

土勝爲主。埽臺須要卧羊坡，以便推挽。揪頭繩須要緊扯，以防下淌。又須時時打鬆，令其深下，仍覓慣會泅水之人，入水探驗埽底着地方。下簽樁，簽樁須要酌中。埽埽釘着方爲堅固。倘有數寸空懸，未有不敗事者。如寒天或水急，不能泅水，卽看揪頭寬鬆，便是着地之驗。繫繩留揪，令人耑守，略有走動，便須另下一撮。揪頭上填記第幾埽，揪頭滾肚明白，以便查點。收放埽面出水未高，仍加一小埽，不可多用土牛推埽。時易動故也。此等事須要勇往直前，俗謂之搶埽。稍稍逗遛，必有後悔。

如用大埽，長五丈，高六七尺者，用草六百束，每束重十觔，稍柳一百二十束，每束重三十觔，如無柳，稍以

帶代之草繩六十套每套四十二條每條長二丈四尺椿木五根揪頭滾肚繩四條共用藤二百五十筋上夫遠近不等難以預計中

掃并土牛工料以次遞減

一築順水壩 俗名雞嘴又名馬頭專為喫緊迎溜

處所如本堤水刷洶湧雖有邊埽難以久恃必須將

本埽首築順水壩一道長數十丈或五六丈一丈之

壩可逼水遠去數丈堤根自成淤灘而下首之堤俱

固矣安埽之法上水邊廂埽宜出將裏頭藏入在內

下水埽宜退藏入裏頭埽內庶水不得揭動埽也

如築長六丈濶四丈高一丈用埽將兩面廂邊每邊

用埽二行裏頭二行中間填土每行用埽三層共計

用中埽十八個每個長五丈高三尺用草四百束柳稍八十束草繩四十條排椿簽椿共用椿木四根人夫二十五工共用捲埽堤夫四百五十工運土堤夫二百工俱不議工食共用草七千二百束柳稍或葦

一千四百四十束草繩七百二十套椿木七十二根  
行繩十二條每條重四十觔共用絲四百八十觔如  
無柳稍以  
葦代之

一下護根乾埽 凡堤係埽灣須預下乾埽以衛堤

根此埽須土多料少簽椿必用長壯入地稍深庶不

### 埽螿

如下長三丈高三尺埽一個用草一百六十束柳稍  
四十束草繩十二套椿木三根量用柴作行繩用堤  
夫二十工  
不議工食

一造滾水石壩 即戒水壩 為伏秋水發盈槽恐勢大漫

堤設此分殺水勢稍消即歸正槽故建壩必擇要害

卑窪去處堅實地基先下地釘椿木平下龍骨木仍

用石楂檣鐵樁縫方鋪底石壘砌雁翅宜長宜坡跌

水宜長迎水宜短俱用立石欄門樁數層其地釘樁  
須剗鷹架用懸破釘下石縫須用糯汁和灰縫使水  
不入

如石壩一座壩身連雁翅共長三十丈壩身根闊一  
丈五尺收項一丈二尺高一尺五寸迎水濶五尺跌  
水石濶二丈四尺四雁翅各斜長二丈五尺  
高九尺用粗細石計長一千三百九十餘丈

一建石閘 建閘節水必擇堅地開基先挖固土塘  
有水即車乾方下地釘樁將樁頭鋸平搯縫上用龍  
骨木地平板鋪底用灰麻脰過方砌底石仍於迎水  
用立石一行攔門樁二行跌水用立石二行攔門樁  
入行入地平板鋪完工過十矣自金門起兩面壘砌  
完方鋪雁翅

金門長二丈七尺兩邊轉角至雁翅各長五丈共用  
石三千一百丈間底海漫攔水跌石共用石九百丈  
二項共用  
石四千丈

一建涵洞 建涵洞以洩積水基址亦擇堅實方可

下釘椿砌石水多則建二孔少止一孔

如涵洞一座口濶一丈五尺身長二丈中立石墻一  
堵亦長二丈寬五尺分爲二孔每孔寬五尺兩邊四  
雁翅各一丈五尺  
共用石二百丈

一建車船壩 先築基堅實埋大木於下以草土覆

之時灌水其上令軟滑不傷船壩東西用將軍柱各

四根上施天盤木各二下施石窩各二中置轉軸木

各二根每根爲竅二貫以絞關木繫蔑纜於船縛於

軸執絞關木環軸而推之

一挑河 凡挑河面宜濶底宜深如鍋底樣庶中流常深且岸不坍塌如不用堤須將土運於百餘丈外以免淋入河內

凡開河者每方廣一丈每夫日開深一尺爲一工挑濬泥水相半者減十分之五全濬水中撈取者減十之七八取土登岸就而築堤者亦以半折算焉

一開河偶淺急疏之法 凡開河淺處如水溜在中須兩岸築丁頭壩以束之水溜在傍將淺處順築束水長壩以逼之水由壩中其勢自急中溜自深如淺處不多或排板插下泥內逼水湧刷或排小船用杏葉杓挖濬必不得已則用椿草製活閘節水亦一策也

一栽柳護堤 卧柳長柳須相兼栽植卧柳須用核桃大者入地二尺餘出地二三寸許柳去堤址約二三尺密栽俾枝葉塘禦風浪長柳須距堤五六尺許既可捍水且每歲有大枝可供埽料俱宜於冬春之交津液含蓄之時栽之仍須時常澆灌長柳宜用棘刺圍護以防盜拔畜嚙

一栽菱葦草子護堤 凡堤臨水者須於堤下密栽

蘆葦或菱草俱掘連根叢株先用引掘椎窟深數尺

然後栽入計濶丈餘將來衍茁愈蕃卽有風不能鼓

浪此護臨水堤之要法也堤根至面冉採草子乘春

初稍勸覆密種俟其暢茂雖雨淋不能刷上矣



一伏秋修守

四防 一曰晝防堤岸每遇水發急溜埽灣未免刷

損若不急爲修補則堤漸坍塌必致潰決宜每日捲

土牛小埽聽用隨制隨補毋致崩缺少暇則督令取

土堆堤上若子堤然以備不時之需 二曰夜防守

堤人夫晝勞夜倦恐夤夜無防未免失事須置立五

更牌面分發南北兩岸協守官并管工委官照更挨

發各舖傳遞如天字舖發一更牌至二更時前牌未

到日字舖卽差人挨查係何舖稽遲卽時拿究餘舖

倣此堤岸不斷行人庶可無悞巡守 三曰風防水

發之時多有大風猛浪堤岸難免撞損須督夫綱扎

龍尾小埽擺列堤面如遇風浪大作將前埽用繩縛  
懸繫附堤水面縱有風浪隨起隨落足以護衛  
曰雨防守堤之人每遇驟雨淋漓若無雨具必難存  
立未免各投人家或舖舍覓避堤岸倘有刷埽何人  
看視須每名各置斗笠蓑衣遇雨穿戴堤面擺立時  
時巡視方無疎虞

二守 一曰官守黃河盛漲管河官一人不能周巡  
兩岸須添委一協守職官分岸巡督每堤三里原設  
舖一座每舖夫三十名計每夫分守堤上一十八丈  
宜責每夫二名共一段於堤面上共搭一窩舖仍置  
燈籠一個遇夜在彼栖止以便傳遞更牌巡視仍畫

地分委省義等官日則督夫修補夜則稽查更牌管  
河官并協守官時常巡督庶防守無懈 二曰民守  
每鋪三里雖已派夫三十名恐各夫調用無常仍須  
預備宜於附近臨堤鄉村每鋪各派添鄉夫十名與  
鋪夫同力協守水落放回量時去留不妨農業不惟  
堤岸有賴而附堤之民亦得各保其田廬矣

一豎立旗竿燈籠以示防守 各鋪相離頗遠倘一  
鋪有警別鋪不聞有誤救護須令隄老每堤豎立旗  
竿一根黃旗一面上書某字鋪三字燈籠一個晝則  
懸旗夜則掛燈以便瞻望仍置銅鑼一面以便轉報  
一鋪有警鳴鑼爲號隣鋪夫老挨次轉報各鋪夫老

併力齊赴有警處所即時救護

一防盜決 盜決有數端坡水難消決而洩之一也

地土磽薄決而淤之二也仇家相傾決而灌之三也

至於伏秋水漲處處危急隣堤官老陰伺便處盜而

洩之諸堤皆易保守四也巡警稍怠或乘風雨之時

或乘酣睡之際即被下手矣防禦者不可不知

一議涵洞 涵洞洩水本自無妨但須明設石閘以

嚴啟閉若暗開堤址草木蒙茸便難覺察萬歷八年

奸民私囑主簿將南岸遙堤暗開涵洞十七年伏水

暴漲單家口遂決可為明鑑不可不知

一歲辦物料 河防全在歲修歲修全賴物料恐州

縣河官昌銀八已臨時苟且塞責貽悞不小今議於十一月間司道官估計停當各掌印官領銀採買法固善矣又須特委廉能職官一二員端管收支工完之日將一切收用數目開報總河查考庶幾事有責成而錢糧無昌破矣 又冬初修守稍暇卽督夫於漫坡中採取野草每束十觔每夫每日可採四十束積至百萬可省千金裨益非小

萬恭治水筌蹄曰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汎治法宜縱之必勿堤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堤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濫之患在上宜築堤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

埽以制其下不知者河南以堤治是城趾崇頂者也  
徐邳以埽治是摩頂擁踵者也其失策均也

又曰築堤余以唐張仁愿捨築三受降城之法築邳宿  
三百七十里之中分爲信地編定字號萬杵齊鳴分  
之則爲各段合之則成長堤火爨蓬居不移而具遲  
速勤惰不令而嚴始以十萬金計之終以三萬成之  
便法也

築堤有三禁勿掘房基勿掘冢墓勿剗膏腴

又曰或云海口淤宜濬之夫海口廣三十里望之無際  
冬中洲渚微見潮長則烟霧波濤極目耳舟從何繫  
人從何依工從何施且清河之流甚駛海口卽淤清

河當上行矣古無濬海者有由然哉而怨淮水罪海口者謬矣

又曰河隄之法有二有截水堤有縷水堤截水者遏其性而亂流阻之者也治水者忌之縷水者因其勢而順流束之者也治水者便之夫水之爲性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爲勢也急則通緩則淤若能順其勢之所趨而隄以束之河安得敗惟河欲南而截之使北河欲合而截之使分逆天地之氣化而反天地之血脉河始多事也已

又曰河南屬河上源地勢南高北下南岸多強北岸多弱夫水趨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堤之議者

是逼河使北也北不能勝必攻河南之銅瓦廂則徑決張秋攻武家壩則徑決魚臺此覆轍也若南攻不過溺民田一季耳是逼之南決之禍小而北決之患深

又曰有堤無夫與無堤同有夫無鋪與無夫等邳徐之堤爲每里三鋪每鋪三夫南岸自徐州青田淺起至宿遷小河口而止北岸白呂梁洪城起至邳州直河而止爲總管府佐者二爲分管汛地州縣佐者六南鋪以千文編號北鋪以百家姓編號按汛地修補堤岸澆灌樹株遇水發各守汛地遇水決則管四鋪老人振鑼而呼左老以左夫帥而至右老以右夫帥而



至築塞之不勝則二總管以遊夫五百馳而至助之  
此常山蛇勢之役也

又曰黃河之驟急如風雨智者失其謀勇者失其力唯  
有柔土之徹而已故勢亟重也夫必以千計料必以  
萬計乃有萬無患與防邊同而防河又腹心與防邊  
四肢之患異其隄防稍緩者一年備一年可也若險  
要之區椿草棘麻柳稍宜兩年之備以頭年下埽爲  
次年之防以一年積料爲兩年之用專豫則立陰雨  
無虞慎之哉

又曰治河要言有二曰毋措費毋掣肘

又曰行水之法治有餘先下流治不足先上源

又曰黃河四堤曰遙曰偏曰曲曰直今治水者多重遙  
直而輕偏曲不知遙者利於守堤而不利於深河偏  
者利於深河而不利於守堤曲者多費而束河則便  
直者省費而束河則不便故太遙則水漫流而河身  
必墊太直則水溢洲而河身必淤四者之用有權存  
焉變而通之存乎其人

又曰治黃河之淺者舊制列方舟數百如墻而設五齒  
戾杏葉杓疏底乘流冲去不知上疏則下積此戾則  
彼淤奈何以人力勝河力哉以人治河不如以河治  
河如欲深北則南其堤而北自深如欲深南則北其  
堤而南自深如欲深中則南北其堤兩束之則河流

冲中而中自深此借其性而役其力也其始也假堤  
以使河之深其終也河深而在堤之毀若欲淺河以  
爲洲但當反用之耳其法爲之固堤令漲可得而踰  
也漲冲之不去而又踰其頂漲落則堤復障急流使  
之別出而堤外水皆緩固堤之外悉淤爲洲矣

又曰凡黃水消長必有先幾如水先泡則方盛泡先水  
則將衰及占初候而知一年之消長觀始勢而知全  
河之高下舊曰識水高手者惟黃河之濱有之

又曰防河請以戰喻暴猛雖有其時而衰弱亦有其候  
故防河者伏秋戰守數合以防其銳至秋深氣降不  
戰而屈之矣喫緊止在五六月而三月之中又止

戰守數合來則厲兵躍馬去則解甲息兵是在我者  
執常勝之樞在彼者無必勝之勢夫黃河非持久之  
水與江水異每年發不過五六次每次發不過三四  
日故五六月是一鼓作氣之時也七月則再鼓而盛  
八月後則三鼓而竭且衰矣萬一河勢虛憍銳不可  
當我且避其銳氣固守要害而姑以不要害之堤委  
而嘗之以分弱其勢而全吾要害待至水勢漸落却  
將所委之堤隨缺而隨補之刻期高厚勿令後水再  
出漸成河身致墊舊河則河之攻我有限我之守河  
無窮故善委則敵易疲善持則敵易竭

又曰四防中風防尤宜慎之房村決風濤鼓擊不已黃

呂梁以巨舟數十障於決口風濤遽靜亦奇事然河堤千里舟不及也古有黃河風防之法如遇水漲濤擊下風堤岸則以秫稽粟藁及樹枝草蒿之類束成網把遍浮下風之岸而繫以繩隨風高下巨浪止能排擊網把隄且晏然於內排擊弗及丁夫却於堤外幫功此風防之要訣也網把仍可貯爲捲埽之需蓋有備而無所費云

又曰河決有二如上有所決下無所洩者曰隘決不必闕水搶築俟漲落水出直塞之耳若上決而下洩者曰通決此急宜搶築不可稍緩者也不否則流冲勢洩恐成河身則正河流緩而淤矣

又曰多穿漕渠以殺水之勢此漢人之言也但可言之  
秦晉峽中之河耳若河南沙鬆土踈大穿則全河由  
渠而舊河必淤小穿則水性不趨水過則平陸耳夫  
水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今治河者第幸  
其合勢急如奔馬吾從而順其勢隄防約束之範我  
馳驅以入於海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則河深河深  
則永不溢亦不舍其下而趨其高河乃不決故曰黃  
河合流國家之福也黃河北徙國家之利此先臣之  
言堪輿家者流之說也

又曰不知三代以上都冀州黃河若弓然其時大江以  
南多未貢賦故山東之運東而至西秦之運西而至

原不藉南運也若河南徙則東運不便方今貢賦全給於南而又都燕據上游以臨南服黃河南徙則萬艘度長江穿淮揚入黃河而直達於閘河浮衛貫白河底於京苟北徙則徐邳五百里之運道絕矣故曰黃河南徙國家之福也

又曰黃河雖不能復禹故道宜使之復河南故道此近臣之議也蓋懲徐邳水患激而云然耳不知徐邳之患由邳河之淤邳河之淤由先年河行房村口近年曲頭集口旁流既急而盛正流必緩而淤而徐邳之水患博矣然河患不在徐邳必在河南嘉靖以前河經河南河南大患及河併行徐邳而後河南患息今

若復河南故道是移徐邳之患於河南而又生二洪  
乾涸阻運之患也故河由徐邳則民稍患而運利由  
河南則民與運兩患之矣故曰河南故道不必復也  
靳輔治河書云賈魯用沉舟之法人皆稱之以爲塞決  
簡便之用夫河底淺深坦陷不一惟草柳性柔一經  
壓擠則周遭充滿故塞決必用埽今以至平之舟底  
沉之淺深不一之湍流則埽根透溜之患不俟終日  
繼而思之魯之沉舟蓋以代壩而逼水非以之塞決  
而合龍也蓋彼時故河業已流通但決河勢大水瀉  
多於故河十之八又當秋漲湍急埽不能下又其上  
逼水三堤短弱而不支恐埽行一遲水盡湧決決則



故河復淤因急爲壩以逼之沉舟取其快所謂搶救也故前則曰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後則曰船堤之後草埽三道並舉并舉之三道乃加築前短弱之三堤也迨至船埽四堤並就河勢南流然後決口塞耳故宜善讀古人之書

又曰塞決之方必先殺其勢平其怒而後人力得施焉則莫如引河之善也引河之用有三一曰分流以緩衝也河一決則全流盡趨決口奔騰激蕩椿埽無所施應於對岸上流別開一河以引之則決口緩矣一口預浚以迎溜也河身旣淤爲平陸卽異日黃河歸故必漲溢而他潰故必預開一渠以迎之務使水至

歸渠遂其湍迅之勢則刷沙有力而後無旁出之患

一曰挽險以保堤也河性猛烈方其順流而下也則

藉其猛以刷沙當其橫突而至也則恣其烈以崩岸

故當其倏忽激射之時宜酌左右之間急開一渠以

挽所冲之溜頭引入中流以奪其勢而後危堤可保

故曰其用有三也至於度土地高卑之數以定挑挖

之淺深土性淤鬆之殊以酌渠路之去取又在任事

者之盡心焉

挑河

附行水金鑑挑引河法挑河之法固宜相土地之淤

鬆若遇必無鬆土不得不得於淤處挑挖水到之時不

比浮沙易刷定多阻滯

必須分外挑深可

又曰雲梯關不知名自何時乃淮黃二瀆所由以入海

者也往時關外卽海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距今  
僅七百年而關外洲灘離海遠至一百二十里大抵  
日淤一寸海濱又老言更歷千載便可策馬而上雲  
臺山理容有之此皆黃河出海之餘沙也自河道內  
潰會同之勢弱下流不能暢注出海而海口之沙日  
淤海口日淤而上流愈壅以致漫決頻仍內瀆而不  
之止議河事者莫不力言挑浚而不知勢有必不可  
者何也挑濬之河最狹且淺亦須寬至里深至丈方  
可通流以土方之算授工計萬夫三日之力不及里  
且漸近海濱人雖駐足加以稽天潮汐一日再至不  
特隨浚隨淤尤恐內水未及出而潮水先從之而入

矣夫海口之高皆因關外原屬坪厰漫灘以故出關  
 之水亦隨地散瀉散瀉則無力無力則沙停耳禹貢  
 紀河之入海曰同為逆河入於海夫河也而易以逆  
 名海湧而上河注而下兩相敵而後入故逆也禹既  
 播之為九又曷為而同之不同則力不一力不一則  
 不能逆海而入也禹貢聖人之書其言不可易也又  
 潘季馴河防一覽曰海無可浚之理惟有導河以歸  
 之海河非可以人力導惟有繕治隄防俾無旁溢則  
 水由地中沙隨水去也季馴近世能臣其言當不易  
 也今日之雲梯關外即今日之逆河也而不堤以求  
 其同不同以求其入海得乎爰自清口以下至雲梯

關三百餘里挑河以導其流於關外兩岸築堤一萬  
八十丈凡出關散洶之水咸束於中涓滴不得外溢  
從此二瀆就軌一往急湍冲沙有力海口之壅不浚  
而盡闢矣

關海口

又曰河當泛濫奔溢之時决口必非一處或大或小或  
上或下議塞者莫不先大而後小先上而後下而不  
知非也蓋大口難塞非踰旬累月不能竣迨大口工  
竣而小口又復汕刷而成大雖用裹頭套護之法第  
能使之不濶不能使之不深然亦未有中泓既深而  
兩端不塌陷者則是處處皆成大口矣夫大口既已  
寬濶至於成河止矣必不至更刷而大急將諸小口

盡行堵塞而後以全力施之大者至於先下而後上  
從事於其所易其理亦然截其尾勿撓其鋒下口盡  
塞而後以全力施其上或挑引河或築攔水壩或中  
流越築審勢制宜而大者上者亦不難矣

塞決  
先後

又曰至柔莫如水然不得其平則雖天下之至剛者不  
能禦平水之法如何曰量入爲出而已今使上流河  
身至寬至深而下流河身不敵其半或更減而半之  
勢必懷山襄陵而潰決之患生夫河面寬狹之處或  
城鎮山岡不可開闢我則於其上下流相度地形多  
建滾水閘壩及涵洞放入通水之溝渠以測土方之  
法移而測水務使所洩之水適稱所溢之水則其怒

平矣至其下或復寬濶如故又恐其力弱而流緩流  
緩而沙停則仍引上流所洩之水歸之正河以一其  
力如是則雖以洪河浩瀚而盈虛消息之權操之自  
我不難擇便而導之矣

量水  
減洩

又曰河之防堤也然堤太逼則易決遠則有容而水不  
能溢故險要之處縷堤之外又築遙堤以備異漲堤  
稍瑕卽潰與無堤同必選擇淤土每覆土一尺卽夯  
礮三遍築畢用鐵鏈杵空沃以水水不滲漏爲度然  
亦有純淤土而水漏者則其土必太堅銳不易入其  
捍水尤有力且土必龜拆爲驗堤之高卑因地勢而  
低昂之用水平打量毋一槩以丈尺爲準以水面爲

準築堤之法陡則易圯如堤根六丈頂止二丈俾馬  
可上下堤面及根必多種葺草以蓋之蓋草能柔水  
性能庇雨淋而坦坡又可殺風浪之怒也其取土宜  
於十五丈之外切忌傍堤挖取以致積水成河刷損  
堤根然取土有遠近難易之辨故其工值之多寡視  
其遠近難易而增減之又土方之數有虛實上下之  
分故其工值之多寡復視其虛實上下而差等之堤  
既成必密栽柳株蘆葦菱草使其茁衍叢布根株糾  
結則雖遇颶風大作終不能鼓浪興波此護堤之要

策也

堅築  
河堤

又曰防河之要惟有守險工而巴河之易決莫如中



其地土鬆而沙多每一坍塌輒至數百丈然其地寬曠不與水爭地其築堤甚遠卽至近者亦三五里此堤不守復築一堤以守之河流去正身旣遠則浮波寬緩亦不能深入勢必復引而他去而淤灘仍爲平陸故雖險而易守也江南自徐邳以下大抵皆城郭村鎮不得不畫地戒嚴亦其勢然矣守險之方有三一曰埽二曰逼水壩三曰引河三者之用各有其宜當風抵溜其埽必柳七五而草三何也柳多則重而入底然無草則又踈而漏故必骨以柳而肉以草也禦水凌之埽必丁頭而毋橫何也水堅鋒利橫下埽則小擦而糜大磕必折也然埽灣之處則丁頭埽又堯

溜而易冲必用順埽魚鱗埽比而下之然後可以攬  
溜而固堤至十分危急搜根刷底上堤而下坐埽不  
能禦則急於上流築逼水壩以固其溜而注之對岸或  
一二三道若止一道恐河流悍烈壩一摧而堤卽不  
可救也若開引河則其費甚鉅又必酌地形而爲之  
若正河之身迤而曲如弓之背引河之身徑而直如  
弓之弦則河流自必舍弓背而趨弓弦險可立平若  
曲折遠近不表相懸河雖開無益也諸如此者殆如  
禦侮然埽之用是固其城垣也壩之用捍之於郊外  
者也引河之用援師至近開宮而延敵者也夫吾旣  
已內修其守備而外又或捍之或延之敵雖強未有

不遷怒而改圖者保險之法益矣

防守險工

又曰浚河築堤之遲速一視運土之遲速人力有限以驢代之然芻秣之費喂養之勞倒斃之患合而較之又不如車運之便車之製當用獨輪小車蓋挑土之處大抵原隰高低溝坑斷續雙輪則不行且小則往來接而不滯也計一車所載可得土二百觔每日二夫一車可抵三夫之運一車之工本不及五錢每夫工食一日四分不過出十二夫之工食用之經年可得三百六十夫之用矣

運井取土

又曰護堤塞決之用莫善於一端捲掃之用惟草與柳蓋柳遇水卽生草入水腐而淤土柳隨地可種草近則

取之湖塘遠則取之海濱湖塘之蘆蒿不如海濱之

堅實長大一束可抵二三束之用但地遠採辦稍艱

酌其工程之緩急而用之可也酌用蘆蒿

又曰沿河種柳其根株足以護堤身其枝條足以供捲

掃其清陰足以蔭行人然惟劉天和六柳說曲盡其

妙當倣其法行之統計每十年歲修需柳不下一百萬

束宜令各官各營凡春秋暇時每丁計地種柳若干

不過三年沿河成林一有不測捲掃搶防不煩斫運

于他處即以本汛之柳供本汛之工力省而功易集

所益非小也栽植柳株

附明臣劉天和植柳六法一曰卧柳凡春初築堤每土一層即于堤之內外邊箱各橫鋪如指大柳枝

一層每尺許一小枝勿太稀入土二尺外露二寸  
 過長自堤根至頂不可間少二日低柳凡新舊堤  
 若不係栽柳時月修築者俱候春初用小引掘於堤  
 內外自根至頂錐成空穴栽柳縱橫各一小尺亦如  
 前法三日編柳凡近河去處不分新舊堤岸俱用  
 柳椿如雞子大四小尺長者用引掘先從堤根密栽  
 一層六七寸一株入土三小尺土面留一尺却將小  
 柳卧栽一層亦內留二尺外留二三寸却用柳條將  
 柳椿編高五寸如編籬法內用土築實平滿又卧栽  
 小柳一層又用柳條編高五寸於內用土築實平滿  
 如此二次即與先栽柳椿平矣却與上退四五寸仍  
 用引掘密栽柳椿一層亦栽卧柳編柳各二次亦用  
 土築實平滿如堤高一丈則依此栽十層即平矣以  
 上三法皆端為固護堤岸內則根株固結外則枝葉  
 綢繆名為活龍尾埽雖風浪冲激可保無虞而枝梢  
 之利亦不可勝用矣四曰深柳前三法止可護堤  
 以防漲溢之水如倒岸冲堤之水亦難矣凡近河及  
 河勢將冲之處隄岸雖遠俱宜急栽深柳將所造長  
 四尺長八尺長一丈二尺數等鐵裹引掘自短而長  
 以次釘穴使深然後將勁直帶稍柳枝如根稍俱大  
 者為上否則不拘大小惟取長直但下如雞子上儘  
 枝梢長如式者皆可用連皮栽入即用浠泥灌滿毋

令動搖縱橫各三五尺以上多栽十數層少或四五層數年之後下則根株固結入土愈深上則枝稍長茂將來河水衝噬亦可障禦或因之外編巨柳長椿內實稍草埽土不猶愈於臨水下埽以繩繫岸以椿釘土隨下隨冲勞費無極者乎五日漫柳凡坡水漫流之處難以築堤惟沿河兩岸密栽檉柳數十層俗名隨河柳不畏淹沒每遇水漲既退則泥沙委積即可高尺餘或數寸許隨淤隨長每年數次數年之後不假人力自成巨堤矣如沿河居民各分地界築一二尺餘縷水小堤上栽檉柳尤易淤積成高一二年間堤內即可種麥工省而效大黃河用之六曰高柳照常於堤內外栽高大柳椿成行栽植不可稀少

又曰土以方一丈高一尺為一方然有上方下方之別

焉有耑挑兼築之分焉至挑河又有起土淺深之不

同焉築堤亦有運土注客之不同焉其土方工值更

有人力強弱之不同焉以江南而論自邳州睢寧縣

起至碭山縣止每築堤一土一方給銀一錢四分自宿  
遷縣起至山陽縣止并揚屬各州縣每一方增銀一  
分此定例也

土方  
則例

至土者就近挑挖之土以所築之堤爲準者也取土

宜離堤十五丈外起之挑至堤基之上用大石夯礮

之或以七寸爲一層夯至五寸或以一尺爲一層夯

至七寸然後加土如前法務須層層夯礮徹底堅固

每堤高一尺兩面坦坡必須寬六尺如高一丈之堤

應築寬六丈之堤再加堤身二丈則頂寬二丈底當

寬八丈高一丈用勾股法科之每丈計築成上方土

五十方每方一錢五分應給銀七兩五錢也

至客土

者迤遠挑運之土爲準者也如此處築堤彼處取土  
用船裝運高寶定例以五十大蘿爲一方每蘿重二  
百餘觔每方約重萬觔運搬運上船工銀六分運至  
工所又工銀八分由船而運至堤上又工銀五分堤  
基之上再用礮夫夯礮又工銀二分統計虛土一方  
共銀二錢一分止築成上方土七分也客土柴挑者止  
挑去河身之土而不係築堤者也所挑之土必離河  
四五丈外方許拋棄若就近竟卸則一經淋雨仍淌  
入河內矣其工價以所挑淺深爲準凡挑三四尺者  
每方給銀六分五六尺者加一分七八九尺一丈一  
二尺深者遞加一分至一錢一分止蓋六尺深以上



之河無翻塘厚水之勞不過每方六七分而止其七尺者未免有水一丈外泉水愈多故銀遞加若黃河內流沙陷足其工更難每方又遞加一分七八尺卽給銀九分至一丈三四尺者卽給銀一錢二分也挑兼築者卽用挑河之土以築堤也其工卽卸於應築堤之上照依前式夯碾成堤每一方照挑河工銀外另加攤土夯碾銀二分此挑河兼築堤作下方工價科算以河工挑成爲準也更有雖挑河而重在築堤者每上方土一方給銀一錢六七分不等此以堤工築成爲準也總視工程之難易而酌之兼築上方下方者以築成堤工之實土爲上方土塘所取之鬆土爲

下方也然一堤之中亦自有上方下方之別如築堤  
一丈則以平地起至五尺爲下方自六尺至一丈爲  
上方如築堤一丈二尺則以六尺以下至一尺爲下  
方七尺以上至一丈二尺爲上方蓋築堤愈高則愈  
難故必酌其難易而差等之庶鋪底者不致以易工  
而多取價收頂者不致以難工而寡受值其勞逸殊  
其高下之酌均也然土方工價雖有定額亦舉大槩  
而言若築堤至一丈四五尺不得泥一定之例况取  
土更有遠近不同甚至紮箒鋪路遠取稀泥於汚淖  
之中其工價不啻加倍有至三錢餘一方者更難執  
一而論相地形之高卑遠近而增減之可也

上方  
下方

於水中築堤取土甚遠或至數十里外工費不貲者

當用水中取土之法其法先立心根基隨用船裝遠土

於水中築成圍埂其埂出水一尺中間三十丈長五

十丈圍埂既成用草料防護並將埂內之水車乾然

後於離堤基十五丈外啟土坑至堤基之上密加夯

礮築成大堤其堤如應頂寬二丈底寬十丈高一丈

六尺每堤一丈用上九十方連船裝築埂之土并

車水防埂一切夫工器具物料以及陰雨食米等項

每方約用銀二錢六分較之尋常就近取土之費約

省過半就水築堤

又曰河決之始如用婦裹裙以防汕刷築逼水壩開引

河筴椿必須深釘入底以防懸空悞事河防一覽備載矣至沉繫埽個全在揪頭繩索其力尤重椿必多而始壯埽必重而後沉宜柳七而草三填土之後倘埽工之外忽起翻花大浪急須於堤內下埽填土晝夜壓截其浪花起於數十丈之內猶易若百丈之外則危矣其堤工若但埽毀而平下猶可填土加埽一若懸空則危矣若內外傾欹亦不可救此河防所未載不可不知也

堵築决口

又曰昔人四防二守之制皆以保堤也倘防守之人不足與無防守等則歲修之法不可不籌也今營兵之設僅足以供巡奕堤防及運料捲埽栽柳之用至

威修加築其勢不能按自碭山以下黃運兩岸及  
仁高堰至海口一帶縷選月堤統計四十五萬四千  
丈而河兵僅七千二百名計丈分修每兵當修六十  
六丈有奇堤高一丈頂寬倍之增卑培薄各墾土五  
寸須下方土七寸以土方計之每丈須土二方一分  
是每兵常役之外又當歲挑築下土一百四十五方  
二分豈能爲哉擬令每丁許其召募幫丁四名每丁  
給以堤內空地俾耕種其中以自食而課其歲修幫  
丁之設其利有八堤丁高厚永無潰決其利一每丁  
給其授田力役貧民有歸其利二堤近民居風雨可  
守其利三羣聚樂業兵無逃竄其利四猝有河患不

煩召募其利五室廬相望寇盜無警其利六深耕易

耨狐兔絕踪其利七刈獲所餘藁秸充盈其利八或

難之曰每丁帮丁四名驟增丁二萬八千八百名河

岸安得如許閒田若查隱佔則良民擾若給額田則

正賦缺何可行也曰不然黃河兩岸二千數百里從

前一望汪洋今兩河復故淤灘盡出置之不問則失

地利若聽民私種亦無利于國將計畝起科而灘岸

之田其糧甚微不過數釐至二分極矣若每丁授田

十五畝應田四千三百餘頃所納正賦從重科輸不

過八九千金耳夫即減八九千金正賦之額田而歲

得二萬八千八百名丁夫之用以保四十五萬四千

丈之堤歲加高厚永無意外之虞其爲利孰多而况  
賦未必畝二分所授未必盡額田哉或又難之曰兵  
民並居勢必生釁將來挑土修堤圍塲植柳鬪鬪訐  
告從此而起曰帮丁之法一行則必會同督撫檄行  
有司公同經理立石分界而後撥給如果有民田近  
堤者亦可以空處閒田互相換易其家屬有願爲帮  
丁者卽除其額田應納之糧亦無不可也

帮丁  
二難

又曰水土之工料物最難倘所需不給則萬夫束手以  
待悞事非淺舊例一曰官辦夫地方有司必假手於  
吏胥由吏胥而及各行戶層層剝蝕至料戶或分文  
不給及運料到工則又分外苛求勒賄民不堪命此

官辦之害也一曰商辦夫工料之大莫如椿木商人領價入已分派各小行其值必虧而且有黃緣冒領花費拖欠此商辦之害也在大工急如星火文檄追比催督不前常至四五年種種悞工則一也稔悉此弊惟有擇賢而任以勸懲鼓勵之法為稍愈耳除歲修物料不多不必差員其大工物料當委之隣近各邑佐貳專行買辦如所辦果堅大如式價直不浮又往來迅速克濟大工工竣題請優叙否則請黜庶採買不前之弊可免矣

採辦物料

又曰中州黃河兩岸築堤多者至四五里江南宿遷以下北岸則縷堤之內復築遙堤南岸則否蓋以南亢



北下南有湖淮之限不致奪河而北易奪故耳然自  
徐州南岸歷靈睢宿桃至清口裴家場約五百里除  
諸湖淮水外別無分流之河睢河雖通流窄隘不能  
多受碭徐邳睢一帶壩閘所減之水率漫灘四溢民  
田悉被淹沒夫前此大典經理之日正值河道壞極  
之時惟奪河阻運是懼故隄防北岸而南岸未遑及  
之今兩河復故則綢繆善後更當爲大害去而大利  
興之圖南岸遙堤一工其利有四黃患不測作重門  
之障一也束散漫之水滙湖入黃沮洳涸而爲沃壤  
二也引黃入淤歲久加高卽岸成堤不煩再築三也  
挑土築堤卽開成小河一道伏秋保險運料便易四

也此堤約長八九萬丈自房村至峯山有子縷二堤  
今應將子堤爲縷堤而以縷堤爲遙堤自峯山至宿  
遷便民閘舊有遙月堤皆須量爲加修至吳城亦有  
見在之堤不煩另築然此堤所束者徐州以下之水  
而蕭碭以上隔於山岡尙未有所束也在於毛城舖  
起築堤一道至王家山止以束徐州以西碭山以東  
并十八里屯二閘之水使悉由鹽河歸睢溪口八靈  
芝等河歷歸仁堤以滙於洪澤湖則曰碭山以及清  
河縣境七百里別無濬潦之虞矣

南岸  
遙堤

又曰淮黃二瀆敵也然黃強之時多淮強之時少強則  
易潰而河不兩行可減而不可分弱則易奪而白泗

盱以東淮無他河之會惟卽以黃濟淮使強者不得  
強則二瀆交得其半而會同之勢成此減水各閘壩  
之最爲得也黃河莫窄於徐州其至寬者不過一丈  
一遇伏秋大漲奔騰激蕩必有奔潰衝突之憂淮水  
北出清口每患爲黃流之所抵淮少弱卽不免乘虛  
而內注思善後利運之圖惟有殺黃以濟淮而殺黃  
濟淮之策無如閘壩善建置閘壩之地又無如徐州  
上下善乃經營相度於黃河南岸碭山毛城舖徐州  
王家山十八里屯睢寧峰山龍虎山等處爲減水閘  
壩共九座其因山根岡址鑿爲天然閘者居其七旣  
以殺黃且使所過之水各隨地勢由睢溪口靈芝孟

山等湖以入洪澤而助淮如遇淮漲而黃消自足以  
敵黃而閘壩亦無可過之水如遇淮消而黃漲則九  
閘壩所過之水分流而並至卽借黃助淮以禦黃而  
淮之消者亦漲倘更遇黃淮俱漲則彼此之勢略等  
有中河以洩黃周橋六壩以洩淮亦不至偏強爲害  
矣夫減水莫善于閘壩但建於運河則易建於黃河  
則難何也黃河兩岸俱浮沙基旣不固加以水勢之  
排蕩溜頭之緊駛率不越歲而頽圯今以天然之岡  
址鑿天然之閘座雖驚濤動地終不能逆山根而敗  
之真千載之利也雖然黃善淤自古記之引黃入湖  
數年後洪澤湖且淤而爲平陸奈何曰不然夫黃流

急則挾沙而行緩則停過閘壩之水其流必緩又赴  
數百里歷諸湖而人安能淤洪澤爲平陸蓋與宿桃  
清三邑南岸潰決逼近而能墊湖者不可同日語也  
不惟是也靈芝諸湖等處地最卑窪誠使黃水數年  
一過流清而停濁久之亦當如宿遷之待邱倉基安  
東之碩項等湖沮洳悉變爲沃壤其利又不特以殺  
黃而助淮已也夫猶是黃也閘壩未建之先清口河  
流黃常強而淮弱自建有閘壩卽遇異漲而上下六  
百里遽互灌輸回環平準一似黃不得淮卽上無以  
洩其怒而下無以佐其勢淮不得黃則孤立無援而  
勢不敵二瀆相須齊驅而東驚化仇敵而爲好合是

直以淮黃爲秦晉而以各閘壩爲蹇修也

黃淮交濟

又曰川之善潰莫如黃蟻穴之漏不終日而滔天故防

河最難然有決而害小有決而害大沿河兩岸數千

里無在不當防尤必審其害之孰大孰小而經畧施

焉決之害北岸爲大何也南亢而北下也且開封南

岸從汴河可以達淮歸德徐邳而下其地山陵其堤

歸仁其湖靈芝孟山洪澤其去無路久之而亦必復

其故又與運道無係也然同一北岸而其害又有大

小之不同若上白鬪鄉下迄滎澤六百里大抵山多

而土堅不甚潰決不具論至安東以下雖北岸然與

海近不遠漫徐邳北岸卽潰決而岡阜四合盤行東

下貫阜河入駱馬而並歸中河曹單潰決由魚臺上  
下以入運或滙荆山口彭家河以入運皆無奪河之  
患若宿桃清河北岸一有潰決則運道首阻而自海  
沐以南馬陵以左周圍千里渺然巨浸矣開封北岸  
一有潰決則延津長垣東明曹州三省附近各邑胥  
溺近則注張秋由鹽河而入海遠則直趨東昌德州  
而赴溟渤而濟寧上下無運道矣且開封之境地皆  
浮沙河流迅駛一經潰決如奔馬掣雷瞬息數百丈  
工大而下埽更難故前代河決之患此地十居七八  
自明臣劉大夏築太行堤西起黑羊山東至曹州以  
及豐沛高厚堅固北岸恃以無恐歲久不修殘缺過

河南通志 卷之十一  
三  
半屬以江南大工屢興未遑及也宿桃清河境內無  
山岡阻滯其泌流之迅駛亦如之故其害之大亦略  
等

國初封邱荆隆口大王廟之决前河臣楊方興塞之工六  
七年而始竣費帑八十萬近則宿遷楊家庄之塞亦  
二十二萬若蕭家渡一江止旁决非頂冲然猶費十  
萬有奇而徐灣因南岸費僅三萬徐州花山之役則  
以馬陵山之阻駱馬湖之滙費一萬餘而已故曰决  
之害北岸爲大而北岸之害莫大於開封及桃宿清  
一帶而曹單次之徐邳又次之若安東以下非所憂  
也然此亦就黃言黃未嘗統兩河南北之大勢而言



也夫黃自滎澤以至雲梯海口兩岸堤工三千二百  
里潰決之害人知淮自桐栢而至泗盱境八百  
里自清口至海三百餘里上下千一百里所隄防者  
止一高堰而堰之固不固未有知其利與害者知之  
者曰淮地最下平水者謂淮城睥睨與湖面等堰不  
固則淮其沼而高寶七邑其魚也此知其一未知其  
二也又曰堰不固則淮水東注黃且躡淮之後而清  
口必淤黃失長淮之援無以刷沙而海口亦必淤也  
此知其二未知其全也夫河決於上者必淤于下而  
淤于下又必決於上此一定之理下口俱淤勢必以  
漸而決於上從此而桃宿潰邳徐潰單曹潰開封潰

奔騰四溢東省諸山泉亦阻塞而不得暢泛濫之勢  
更挾黃水而愈漲而運道民生不可復問矣故高堰  
一堤全淮係之全黃亦係之非特淮揚二郡與運口  
之害已也此兩河南北之大勢也然則如之何而可  
北固開封之障增卑培薄中慎桃清之守幫築中河  
兩岸之堤南謹高堰之守歲壩坦坡以保之苟大者  
無虞則其他堤岸但遵四防二守之制卽有潰決亦  
隨決隨塞跂足治之矣

黃淮  
全勢